

哈普沃兹16,1924

By 塞林格

杨向荣 译

我先做个尽可能简单明了的介绍吧：首先，我叫布迪·格拉斯，在我生命中的很多年——极有可能是整整46年——我感觉自己为了过滤掉我那已故的大哥西摩·格拉斯短暂、静默的一生的光泽，我感觉自己变得僵化、略微有些古怪，而且有时还不可自拔。他自杀而死，自愿结束了生命，那是在1948年，他31岁。

我想就在此时，也许就在这页纸上，原原本本地把西摩的那封信打印出来，这封信是我四个小时之前才看到的，以前从没有见到过。是我母亲蓓西·格拉斯挂号邮寄来的。

今天是星期五。上个星期三晚上，我在电话里碰巧告诉蓓西，我正在创作一篇比较长的短篇小说，描写一次特殊的聚会，这是一次有着重要影响的聚会，那是1926年的一天晚上，西摩、我父亲和我都去参加了。我认为，后面这一情况与手头的这封信多少有点奇妙的联系。说实话，“奇妙”这个词并不特别好，但似乎也比较合适。

不必再多说了，我只想再强调一遍，我是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把这封信照录出来的。那么就开始吧。1965年5月28日。

西蒙·哈普沃兹

哈普沃兹湖

哈普沃兹，缅因州

哈普沃兹16, 1924, 或就

在神灵的膝上！！

亲爱的蓓西、里兹、比特丝、沃尔特和韦克：

由于布迪总是在别的地方，也不知会待多长时间，我相信，我们俩的信将由我来写了。令我永远感到好笑和伤心的是，这位了不起、不可捉摸、好玩的小伙子总是不知去什么地方！你们心里非常清楚，我们有多么想你们。但遗憾的是，我绝不指望反之亦然。对我来说，这是件有些可笑而又令人绝望的事，不过也算不上太可笑。老是为了完成心灵或肉体的某种小小举动，采取措施来应付，真是件极端不舒服的事。我深信，如果A在街上散步时帽子被风吹掉了，B拾起来交给A，毫不注意A的表情，也不刻意讨求感激，这会是很美的义举。上帝啊，请允许我想念我们可爱的家人而不必渴望他们反过来想念我吧！这只需要我心平气静就可以了。可是，上帝啊，另一方面，事情明摆着，只要稍微想想，你们又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人！我多么想念你们中每一张脸，那么生动，那么富有表情。我生来从来没有离开过亲友的巨大支持。一个无须争辩、烦人而又可笑的事实是，我的独立性是非常差的，不像我那不可捉摸的

小弟弟和营业员们。

今天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你们不在身边我很痛苦，说真的几乎难以忍受，所以我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来发挥一下我刚刚掌握同时又完全微不足道的写作技巧和高雅语句，正如那本小册子里解释和略微发挥过的那样，这里不时地出现毫无价值的废话，从中你们会看到我们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前度过的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达到极致的沉思，可是这些对你们一定会枯燥得命，亲爱的蓓西和里兹，对一个象我这样的傻瓜来说，只有靠高超而得体的写作才能够保留住某些瞬息即逝，并且有意思的重要东西。今年，能摆脱一套套掉无用的空话体系，我觉得是一大解脱。我正处于毁了自己将来可能成一名青年诗人、个人化学者以及我行我素的人的前程的危险境地。我请求你们俩或许包括奥弗曼小姐—你们也许会在图书馆遇到她或者在你们休闲时遇到她，请冷静地看待下面写的一切，如果发现了任何疏忽或哪怕微不足道的基本结构、语法、标点符号或超群的风格方面的错误，请立刻告诉我。你们真应该去见见奥弗曼小姐，无论偶然或出自有意设计，请让她在这种小事上不要对我仁慈和客气。尽量欣慰地让她放心，我讨厌死了那种书面表达和说话之间令人狼狈的巨大反差，包括别的事情。同时出现两种声音让人不舒服也让人不快。另外，请代我向那个优美、怎么赞美都不过份的女人致以永远的爱意和敬意。上帝保佑，我所热爱、见多识广的亲人，请你们彻底打消认为她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这种念头。她绝对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她那种多少带点女人特点毫不戒备和极端谦虚的气质，有一种上几个世纪最动人的战争内战或克里明战争中被历史遗忘的女英雄所具有的纯粹性和可爱的坚忍性。上帝啊，请不妨想想这位可敬的女人和老处女至今连个舒适的家都没有!不幸的是这个世纪，对她来说有种语言难以竟传的粗鄙的尴尬!她内心深处多么希望热情地以伊丽莎白和简·贝奈特迷人又密切的邻居的身份度完余生，常常有像《傲慢与偏见》中那些形形色色的女人来拜访，来向她求教理智的人生忠告。遗憾的是，她甚至其实连一个图书管理员都算不上。无论如何，请把这封信你们觉得不太私人化或太粗俗的复印件让她看看，同时劝她不要再对我的笔名太费神智。坦率地说，我的文笔不值得去折磨她的耐心，耗费她的精力或动摇她对真实性的感觉。同时我也想坦白地说，等我年纪再大些，我会对自己的文笔再做些改进，使它看上去尽可能不要太像是一个精神错乱者的用法，在很大程度上它已不可救药。同样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个人情绪上的不稳定以及过于感情化的东西都明白无误地流露在我的每一笔触中。

蓓西!里兹!孩子们!上帝保佑，我强迫自己躺在床上，在这个令人愉快和悠闲的早晨我是多么想念你们啊!淡淡的阳光流过一扇令人舒服而又肮脏的窗户。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好玩、动人、漂亮的面容就浮现在我眼前，完全就像吊在从天花板垂下来的令人赏心悦目的绳子上!我们都很健康，这已让人心满意足，蓓西，亲爱的宝贝。如果饭菜可口，布迪吃得也很好。饭菜本身并不可怕，可是做得不搁一匙感情和灵感，送到营业员盘里的每只豆角和简单的萝卜都彻底剥去了其小小的植物的灵魂。说真的，厨师纳尔森先生和纳尔森太太，掌柜的和老婆，说真的，如果一对偶然结成的邪恶的夫妻想到他们那乱七八糟的餐厅来的每个孩子是自家的宠孩子，而不在乎在这次特别活动中孩子们是从谁家蹦出来的，那么，伙食情况可以立刻得到改善。不过，如果你们有这么一次让人备受折磨的机会，跟这两个人聊那么几分钟，你们就会完全明白这无异于是椽木求鱼。在这两人身上渗透着一种说不清的顽固的堕性，与那毫无道理的仇恨相称，这种东西把他们准备大家称道、有人情味的食物或者甚至把那个歪歪扭扭的银具搁在干净得像笛声的桌上的意志或欲望已经消灭得一干二尽。光是看见那些叉子，布迪就经常气

得冒火。他正在想办法对付适应这种情况，但一把令人恶心的叉子毕竟还是一把令人恶心的叉子。而且，考虑到布迪的年龄和在生活中的惊人表现，我也太不大度，老干涉这个出色孩子的愤慨。

第二层想说的意思是，请别向奥弗曼小姐透露任何关于我的笔名的事。她每时每刻心里都在盘桓并且念叨我那糟糕的文笔这对她太好不过了。那个女人可一点都没欠我什么！她是经过教育委员会严格训练的。十分不幸的是，我那糟糕的笔名，连同我后来十分珍爱的主题，经常成为她觉得特别舒服和熟悉的谈资。我还不知道在这方面我有什么地方未能使她满意。就因为我什么都贪婪地阅读，让她觉得我是个非常严肃的孩子，一开始我就把我们的路子完全定错了。最不明智的是，感谢上帝，没有给她留下良好而有人情味的印象。在我人生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对于知识的这种可疑的追逐我也无可奈何。我们有时在她办公室或查卡片目录时开点小玩笑。但这种玩笑是很虚伪的，完全不动真心。对我们两人来说，那种不是发自内心不带一丝人性的愚蠢和常识、正经八百的交流简直是个包袱。在我看来相互之间的交流一定要特别愉快和启发人的心智，因为坐在图书馆的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这个问题还大可深究，但我今天不会研究出结果来。今天我的心情太糟糕了，我害怕。而你们五个最亲爱的人离这里这么遥远，认为我所忍受的这种毫无意义的别离微不足道。这里总是那么刺激和感人，我想，这个世界上，某些孩子，像你们了不起的儿子布迪和我本人，只有在发生一场悲惨的突发事件或当他们知道家庭生活的严重不谐调时最适合享受这种特权。不过，我还是快点接触更关键的主题吧。噢，上帝，我多么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交谈啊！

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知道，这里大多数小营员，不会每天都过得很舒畅或更沮丧，特别是他们并不想把自己融进以名气和可疑的权威为担保的获得可疑的无上幸福的陈词滥调之中。真心感谢上帝，我在这里结识的孩子，在他们的密友们不在时你跟他们随便聊一阵儿，会发现没几个孩子不是人中之龙。不幸的，这里跟这个令人恼火的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模仿就是口号、特权和最高理想。为这种大势所趋忧心不是我的事，但我也不是钢做的。这些出色、健康、偶而也非常英俊的孩子，不会有几个会真正成熟起来。我还是讲出令你们心碎的看法吧，绝大多数人，只不过都会渐渐衰老而已。难道可以容忍这样一种前景吗？相反，这种前景只会令人心碎。辅导员本身不过是徒有其名罢了。他们绝大部分人似乎是在训斥人中度过一生的，从出生到化为灰尘死亡，对宇宙以及宇宙之外的一切事物抱着一种无用、不健康的态度。说真的，这样讲很惨忍也很苛刻。但还苛刻得远远不够！你们以为我其实是个心挺软的小孩，是吗？上帝赋予我冰雹和岩石般的心肠，我可不是这样！没有哪怕一天，我不是在听着辅导员嘴里吐出的无情的冷漠和愚蠢中度过，而我心里悄悄地想拿一把好使的铲子或者硬棍子朝那几个罪人头上痛打一顿。如果这些小营员自己生性不要多么沮丧，我希望，我更无情会更好。也许照我这混帐口气听上去最伤心的孩子要数格里菲斯·哈默史密斯了。啊，他是个多伤心的孩子。我若不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一听他的名字都可能会泪眼模糊。我在这里每天都要对付这种情绪，可是我又完全穷于应付。上帝保佑，真正有情的父母会在给孩子取格里菲斯或别的什么之前的实际年龄一直等待和观望，以便化解他们因为名字带来的人生小小的个性上的负担障碍。我自己的首名“西摩”完全是个巨大而无辜的错误，因为像“乔克”或者甚至“蒂普”、“康妮”这种很有意思也很小巧的名字对那些惯于在随机谈话中点我名字的成年人和老师来说叫上去更舒服，所以对这种小问题我是很有感触和理解的。小格里菲斯·哈默史密斯，他也7岁，但三个星期以来从一件有趣的小事判断，我要比他成熟。从生理体积看，他是整个夏令营

最小的孩子，令人惊讶和悲哀的是，比你们那了不起的儿子布迪还小，虽然他们年龄差不多相差两岁。这样看来，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装备简直是摇摇欲坠。请你们想想这个优秀、有趣、敏感、聪明的小孩还得承受下列折磨：

A)他有严重口吃。还不仅仅是一种有趣的口齿不清，而是说话时全身都会摇晃起来，所以弄得辅导员和别的大人都很不舒服。

B)这个小孩，由于众所周知的、跟我们亲爱的韦克一样、从本质上分析又完全不同的原因，睡觉时需要铺着塑料单。小哈默史密斯的膀胱早已对任何有趣或喜爱事物不抱任何希望。

C)自从夏令营开张以来他用了9把不同的牙刷。他像那种三四岁的小家伙一般把这些牙刷都埋在或藏在树林里，或者封在树叶底下以及他营房的其他废物底下。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好玩或出于复仇以及偷偷寻开心。这里有那么一点复仇的因素，但他并不是闲着没事要好好享受报复的快感或者想从中得到强烈满足，这样他心灵被亲友挫伤或者抚慰。这种举动完全不可捉摸而且让人不舒服，我向你们说实话。

小格里菲斯·哈默史密斯，经常跟你们的两个大儿子一起玩，经常跟随我们跑遍每个偏僻角落。他要不再受自己过去和现在经历的困惑，会是个很出色、敏感、聪明的伙伴。他未来前景不容乐观，我这样说不情愿得要死。他要是个孤儿，夏令营一结束，我就会怀着完全自信、欢乐和放肆的心情带他跟我们一起回家来。不过，他有妈妈，离了婚，年纪挺轻，长着一副漂亮时髦的脸蛋，略微透着虚荣、自恋和对生活天真的失望之情。可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生活对她来说并不天真。我们发觉，虽然也在干作为一个母亲和女人应该做的无聊的混帐事儿，你仍然会对她激起纯粹的肉欲冲动。上个星期天下午，那天天气极美，没有一丝云，她突然过来请我们跟她和格里菲斯去他们那所富丽堂皇，时髦漂亮的别墅玩了一圈，随后在回来之前又在艾尔姆斯吃了一顿快餐。我真后悔答应了这次邀请。我也听说过在生活中有些邀请极其冷淡，但这次邀请之冷淡简直达到极致。我倒希望你对她那种全然矫揉造作的友好姿态应该感到好笑，蓓西，但我怀疑你不会。你还没有老到那种程度，亲爱的！在哈默史密斯夫人那颗没有遮拦、可笑、不太深的内心深处，她为我们是她儿子在夏令营最好的朋友感到深深地失望，从她的心思和钦佩地迅速一瞥立刻就喜欢上理查德·麦斯和唐纳德·维格姆勒，格里菲斯营房的这两个营员可以看得出，他们更适合她的趣味。原因很显然，但我不想在一封普通的往来家信里谈这些。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种事情我会还渐渐习惯。你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们的儿子布迪也不是人中傻瓜，虽然表面上看他的年龄还显得那么迷人地年轻。但是，对一个年轻、有魅力、尖刻、寂寞，有着那么漂亮、贵族式的表情，极其有钱，还有数不清的交际机会，手指上珠光宝气的妈妈，充分考虑到她这个神经质到让人诅咒、并且又是小便失控的幼稚孩子，她流露出这种交际上的失望真是太该死，太令人失望了。说是失望太宽泛了，但我还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表达办法对付这种可恶而又微妙的情形。说真的，我一直在想这事，但也有必要考虑一下我太年轻，应付这种情形经验极其有限。

首先，正如你们所知，他们以某种愚蠢的先入之见为由把我们分在不同的营房，他们认为把同一家庭来的兄弟和其关系的成员分开是完全有道理并且不言而喻的事。根据你们那无与伦比的儿子布迪漫不经心而又滑稽的建议——我发自内心地同意，我们在混帐第三或者第四天，跟哈普女士做了一次该死而又愉快的谈话，我们向她指出，人们极其容易忽略布迪那荒谬、幼稚的年龄和人对交谈以及机智对答的需要，结果出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结局：例行检查过

后，星期六布迪得到同意把他的个人影响连同自己精致、瘦小、可笑的身体搬到这里来了。在这场事件的转折中我们有种解脱和轻松感以及纯朴的正义感。我很希望你们有机会或者设法创造一个机会能来这里，那样会对哈普女士有个更切身的感觉。请你们怀着一种非常良好的小小想象一个极漂亮的浅黑色女性，神气高傲又富有音乐气质又具有良好的幽默感。她穿着一件很有风格的斗篷在草坪上漫步时，想要把她挽在胳膊里是需要一个人付出全部自我控制力的。她对你们的儿子布迪的欣赏和纯出自然的偏爱，对我来说太有好处了。略有奢望就觉得泪水喷之欲出。我这一辈子最激动人心的一次经历就是看见一个年轻而又极其好看的女孩或女人完全出自本能地在一条行将干涸的美丽的小河边，在十五分钟的漫谈中发现这个孩子的价值。天呐，如果一个人只要睁大他的眼睛，生活自然会以其崇高的激动回报他的。哈普女士也是你蓓西和里兹的崇拜者，曾经在哥瑟姆剧院前见到过你们很多次，通常是在靠近他们住宅区的莱文萨德。她无意中跟你，蓓西，一样有双条动人、与生俱来、完美的腿、脚踝和漂亮的胸脯，非常清爽、非常伶俐的臀部、以及长着很秀气的脚趾的双脚。你们自己知道，说真的，碰上一个完全成熟的成年人，有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极其漂亮或者甚至可以展示的脚趾，真让人感到喜出望外，往往，当这些脚趾与一个分享它的孩子的肉体分离后，灾难就会降临，你们一定也会同意这样讲。上帝保佑这个漂亮孩子的灵魂吧！有时令人难以置信，这个令人魂牵梦萦而又活生生的美人要比我大15岁，不管是否允许小孩熏习到这种事，我把这个交给你们自己去精确可爱的判断吧，蓓西和里兹。但是，如果父母和孩子之间彻底坦诚的通信交流自由到像相爱的人之间那样——随着缓缓上升的成功到来，这是一种我想为之奋斗一生的关系——那么，我必须无比兴奋地承认，每时每刻，这位漂亮而又令人着迷的女孩，哈普女士，在无意中唤醒着我永不衰竭的情欲。考虑到我这荒谬的年龄，太好笑了，真的。但是略微一想，我又多么后悔把它讲出来。水族活动后我接到她友好邀请，在主营房前喝什么可可或冷饮料，在这么两三次让人为之颠倒的场合，说来说不出口，我有种强烈冲动，希望她能不经意地赤裸裸地出来开门，我想再说一遍这种想法绝不是一种可笑的情绪冲动。我还没有跟布迪讨论这种粗鄙的事情。布迪到了跟我一样幼稚和完全不成熟的年龄，他的情窦也会开启的。但是他已经多般猜想这个可爱的尤物给我带来的肉欲上的激动，而且他已经有好几次开过这种玩笑了。啊，上帝，跟这个迷人的小孩子、隐蔽的天才搭上关系真是一种荣幸和特权，为了真理，他是不会接受这种有争议的借口的。哈普女士的问题随着夏季行将结束而终将会淡忘，然而这却将成为一种天赐之美，亲爱的里兹，如果你承认我跟你一样与生俱来都有情欲，有跟你一样沉重的充满情欲的下嘴唇突起，像我们那漂亮的最小的小弟弟，潇洒的沃尔特·F·格拉斯，以及小比特丝和韦克·格拉斯，那些没有经过一丝污染的人所表现的那样，相对来说不存在刚才提到的突起。总之，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说法，我对人面部流露出来的信号完全不在乎，因为这些东西绝不可信。或者完全被时间老人抹去了，或者被改变过了，然而我绝不忽视下嘴唇的突起，往往这一部分比嘴唇的其他部分的红色要更加深一些。我不想喋喋不休地讲宿命这类问题，我知道并且十分同情你们这样蔑视我偶尔但又十分专注地思考这一问题。但我实话对你们说，刚才谈的突起不过是一种宿命的义务罢了，你碰上它，要么征服它，否则就得跟它展开一场让人敬佩的角逐，来寻求，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想让自己陷入肉欲的困扰中，在属于你的幸福的几年每天受它的摆布。由于某种不宜透露的原因，这辈子还有更伟大工作需要做。我十分乐意像狗那样死去而绝不在关键时刻被一个漂亮、动人的飞机或者美妙绝伦的肉体曲线所分心。伤心和好笑的是，我的时间太有限了。说真的，我很愿意继续探索情欲问题，如

果你，亲爱的里兹，既作为我亲爱的父亲，又作为我衷心的朋友，跟我一样大时同样忍受着情欲的压迫，此时能像一本不曾删节、猥亵、开放的书，这对我来说简直完全是个小小的意外幸运。我读过一两本讨论情欲问题的书，但要么觉得太骗情，要么又写得毫无人性，结出的思想之果都太小了。我不想请教你跟我们同样年龄的时候情欲给你带来过什么影响，我只想问点更糟的东西。我想知道，意淫给你的精神带来过什么样鲜活而不可言表的快感。没有了精神想象，情欲就完全失去了它所发作的器官！我真心请你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完全自然主义。我们都是人类之子，并不会因此就不爱你或者减少对你的尊重，恰恰相反，你如果完全向我们表露了你最初并且最低级的欲念，我敢肯定，我们会觉得这些念头非常感人、动人。一个美好而又完全坦荡的标准永远会对一个年轻人某个时期产生重要作用。另外，根据你儿子布迪或者我以及你儿子沃尔特的天性，这一丝也不会对人类任何甜美而世俗的一面表示震惊或者厌恶。说真的，人类愚蠢和残忍的一切形式都会在我们胸中激起同情的音符。

尔等神灵与小鱼！在忙碌的露营生活中有这么片刻闲暇跟家人谈谈是多么舒心和有益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今天我手上有的是幸福时光来满足心灵与大脑的需要，我马上就会详细解释的。

我接着继续怀着忏悔和倍感唐突的心情来描述哈普女士吧！我知道你们可以从她身上学会去爱或者同情，而在个人问题上她十分痛苦，但并不想让那糟糕的婚姻生活毁了自己的幸福或者放弃生孩子的甜蜜的负担。她正在怀孕期，虽然至少有六个或七个月才能出生，对此她很有把握。无论如何，对她来说这无异于登山式的奋斗。她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胃很小而且很不好，脑子里充满那些乱七八糟的医生写的书里的东西，这些医生同样平庸、浅薄。她脑子里还装满了个要好朋友提供的各种信息，那是她大学时同宿舍的同学，我认识，是个桥牌高手，叫弗吉尼亚。真不幸，整个夏令营充满了婚姻不幸和令人沮丧的人。不过就我所知，哈普女士是外出的人中唯一怀孕的，因此，刚才提到的弗吉尼亚不在场时，哈普女士就让我充当谈话对手，让一个七岁孩子干这事，你们想想！说来惭愧，有时，她其实意识不到，她完全是免费雇用我这样一个孩子充当听众，让我感到有种说不尽的担忧，但也有那么点笑。不过，她是个羞怯而又害怕的谈话者，如果她不把那么多伤心的豆子撒给我，说真的，她也会把它们撒向其他同时来的动人的脸。你有义务记住她讲的每一件充满痛苦的事情，她是个真的外国人，当然就在交谈中的绝对诚恳而言，她是很聪明的那种外国人。她认为自己是个很感情化的人而哈普先生是个不动感情的人，这种说法大可商量，但遗憾的是完全是废话。我敢以上帝的名义说，哈普先生是个废物，但他绝对是个感情化的人。遗憾的是，话说回来，哈普女士是一个心地非常柔软而又不动感情的人。要不是你偷偷地唾涎她的美丽，一定会对她的种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忍无可忍得要发火。有时她甚至都不太懂得从妈妈或其他亲人怀里抱一下像你的儿子布迪之类的小孩，很得体地吻一下孩子，让那响声穿过周围的森林！她就是一点这种念头都没有，在这个辽阔而又斤斤计较的世界，人们对这么一个普通的吻是多么看重。瞬息即逝的迷人一笑是远远不够的。一杯可口的可可，再用一个体贴的草芙蓉来代替一个吻或者表示关心一个五岁孩子的热情的拥抱是很不够的。据我大胆猜测，她对自己的这种艰难处境还没有充分的意识。如果夏天结束前，作为一个谈话对手的我未能给她带来一点点用处，这位可爱的美人未来将处于永远的危险之中。可以想象得见单纯的调笑和女孩气十足的谈话会导致不可捉摸的失落和退化。她既不动情，又太不慷慨，正准备跟一个挺有魅力的陌生人发生不可自拔的肉体关系，由于太自傲并且完全沉浸在自恋的包围之中，事实上，她无法跟一个真正亲密的人分

亨她那无价的魅力。我很吃惊。遗憾的是，在谈话关键时刻，我的态度完全是很虚伪的，在善意、理智、残酷的忠告和希望她一丝不挂地来开门的那股邪恶欲念之间烦恼不已。亲爱的里兹和蓓西，以及其他小孩们，如果你们有那么片刻功夫，请为我祈祷，让我找到一个体面的办法从这种荒谬和疯狂中解脱出来。有时间的话请一定祈祷。请用上各种最中听的话，但一定着重强调这样一点：我在十分有道理并且完美的忠告与纯朴的身体、虽然还处于的幼稚状态的生殖器的肉欲冲动之间困惑不已的时候，无法保持平衡。请相信，我认为你们的祈祷不会白费的，只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它们就会完全被以我去年冬天吃饭时给你们说的那种方式吸收掉。如果上帝将选择我在这件事中发挥作用，我会给这个漂亮敏感的孩子以巨大的帮助。哈普女士和哈普先生隐蔽的邪恶的全部根源在于他们没有实现完美的肉体结合。大胆而自由地把这种结合所需要的恰当而勇敢的方法给讲出来，那么顷刻间就会愉快地完成这种结合。如果德瑟·格林在这里，她是个非常大胆而且头脑开放的8岁小女孩，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来，但我也可以精心设计而不用明说。请在这种高雅的事情上毫不犹豫地为我祈祷吧！韦克，老伙计，我尤其想求助于你动人而又纯真的祈祷力量！记住，我绝不是随便想因为自己还只是个7岁的孩子而开脱责任，我要是根据这样一种下流卑鄙的观点为自己开脱，那么我就是个撒谎者、懦夫和廉价平庸借口的制造者。遗憾的是，我不能责备哈普先生这位做丈夫的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在这个世界，在这件事以及其他事上，他没有太多可责备的。等该到责备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他捆在一把方便的椅子上让他吃不消的。他上辈子也许是在土耳其或希腊什么地方但我不知道究竟在哪里做绳子的，但做得不太好。他因为做了一根劣质绳子，结果造成一些有钱有势的攀登者丢了命，他被判了刑。他真是顽固和自大之极，再加上粗心大意。我们在临走前告诉过你们，我一直想他妈的尽量在这里过一个愉快而平凡的夏天，绝不想多管什么。多半时候想这些事完全是浪费时间，无论当事人觉得公开讨论这件事有没有益处，是否可怕，或者公然表示厌恶。

这封信已经写了这么长！会把你上嘴唇都读僵的，里兹！我开玩笑，允许你只读整个信的四分之一就行了。这封信之所以这么长是因为有这么一段意想不到的闲暇时间，我马上就会讲到它。先解释一下，我昨天伤了腿，伤得很厉害，限定躺在床上，算是调剂一下，真是意外收获！猜猜是谁巧妙地获准照顾我？是你那可爱的儿子布迪！他现在随时可能回来！

从我们接到你们从拉萨勒饭店打来的激动人心的电话后，被扣了很多分。那次来电话我们有种说不出的兴奋，虽然接线员很让人恶心。在最近的一次水下活动中我把自己漂亮的新手表给丢了。不过，明天或今天下午大家很快会再次潜水去找它，除非它已经毫无希望地让水泡坏了。还是回到扣分这个话题上来，我们扣的许多分都是因为营房不整洁，还有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我们在集会上不唱歌不请假就退席。就是这么回事。天呐，我希望你们在遥远的他乡稍微体会一下我们是多么想念你们，亲爱的蓓西和里兹以及另外几个小不点儿，体会一下我的心情吧！感谢上帝，这么一封简单的信不会有太多写作结构上的压力！你们的儿子和兄弟听上去那么相似，你们一定绝望了，坚持要求结构完美，这种要求是多么地道和感人。这是我未来绝望的迹象之一，但我将竭尽全力对付这种绝望，但愿打一个体面而又好玩的平手。

万分感谢你们寄来信和明信片，太有意思，太让人高兴了！里兹，我们听到底特律和芝加哥人并不那么粗暴时松了口气，心里挺高兴。我们听到年轻的费艾先生也在威迪城也很高兴。蓓西，如果你跟那个出色的小伙子还有那种着无害的交往激情，这确实是个好消息。整整一年来，我一直想着出乎意料地给那个小伙子去封信，在那场漂亮的倾盆大雨中，我们一起约的

那个小伙子，一起谈了很多有价值又有趣的话，我们同乘一辆出租，他是个聪明而且温顺的天才式人物。在他有生之年一定会被广泛模仿和剽窃。跟善良相并列，天才是世界上最动人的东西，同时也是最稀罕的!请以后来信时把所有消息都告诉我们。越琐屑甜蜜，越有读头。“巴姆巴林纳”的消息太好了，简直太动人了!我求求你们，把你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我们!这是种非常美妙的风格。假如在夏令营结束之前你们还在演出它，请及时寄一张第一批录音带，因为在哈普女士温馨的住所有一台质量很不好的维克多拉牌留声机。在这种事情上我会很乐意给我们的友谊增加特别的砝码。继续创作出好作品来!天呐，你们夫妇两个真是才华横溢、聪明而又了不起!说真的，即便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对你们的钦佩之情也无以表达，贝丝，我希望你再能享受这种巨大的精神乐趣，宝贝，而不是这么快就对巡回演出厌倦了。如果你们还没有着手处理那件你们发誓一定要做的事情，让我混帐精神舒服，请赶快着手吧。以我并不幽默之见，那一定是个胞囊，某位尊敬的医生会建议烧掉或迅速切除。在来这里的火车上，我跟一个英俊的医生交谈，他说，切除时一点都不疼，做这种手术时只消轻轻地-剪刀，很准。哦，上帝，人的身体是如此敏感，有着数不清的污点、胞囊。那些过敏肿囊在成年人的身体中，在毫无知觉的情况来来去去，在令人心烦意乱的时代，人们会抑制不住诱惑求助上帝的，我个人不能也不想看见上帝没有人类的伤疤和肿囊以及这古怪的面部肿囊或过敏性疱疹!我永远看不出他在最后摊牌时没有一件做得不漂亮!我还是别再谈这个高雅问题，我只想给你们送上五千个吻。如果布迪在这儿，他一定会很高兴跟我一起这样做的。我担心这又会引出另一个高雅问题。蓓西、里兹，我严肃地告诉你们，不要生气，但你们都完全地、绝对地而且非常令人痛苦地搞错了，以为他除了我谁也不想念。我当然是指布迪了。亲爱的里兹，非常坦率地讲，你也许会让我更幸福，假如你不要再在电话里给我发表那种令人痛苦而又错误的废话。当敬爱而又聪明的父亲讲些什么伤人、错误并且极端愚蠢的东西时，你是很难把电话扔在脚下的。刚才提到的那个了不起的人物并没有像包括你和我本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那样把他的心都挂在混帐袖子上。最实质的问题是，你一定记住，这个迷人的小伙子，在生活中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冲进门把关门好好地关上，不管什么房间，只要那里醒目漂亮地放着质量上乘，并且削好的铅笔和大量纸张。同时我也无力混帐地去改变他的作习规律，这可是老问题了，真的!作为他亲爱的父母，也许不必善良地希望你们减轻他的负担，但我请求，千万不要往他稚嫩的背上再去刻意增加负担。除了很多微妙的东西，他是我所遇到的在私下对上帝作了最富有想象性创造的人，他永远在奋斗绝不在人人都会碰到的他人热情的建议这种二手信息中度过一生。在我完全毁灭、无用、消失之后很久，他会敏捷而微妙地指导家里的每个孩子。对于我这样年龄的一个小孩来说，这样给他值得爱戴的父亲讲话是不恭敬，不可饶恕的，但对布迪这个人你太一无所知了。快让我们来谈点不太敏感的话题吧。

一位国会议员，哈普夫妇的一个战友，上周到夏令营来。由于他是一位我在多年的观察经历中遇到的最难以卒看的人物，有必要在这封私人书信中隐去他的名字。夏令营里迷漫着一种不忠和个人腐化气氛，臭气冲天。哈普先生点头哈腰假惺惺的笑声庸俗得无法描述。在哈普女士营房前廊上的即兴欢迎会上，我悄悄让她小心地克制痛苦，别在这场粗俗的谈话中因为对议员和哈普先生极端恶心惹恼了他，从而及扰她和那个奇妙的小胎儿。她非常赞同。傍晚时，看在她的份儿上，我痛苦的接受了哈普夫妇的要求和命令，第三餐和歌声过后，我和布迪去他们的营房，例行去应酬那位议员客人，我无权代我亲爱的小兄弟接受一个丑恶的邀请。我私下特别希望，万能的主派我完成任务，这一罪恶的推测很粗俗。我没有义务不跟这个天才青年

商量贸然做出决定，但是，接受邀请后我们商量了一下，私下一致决定我们去后不系名签，但这只不过是我們非常虚伪的自欺式的开脱。在夜晚的闷热中，我们一致同意去做一只软鞋！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哈普女士拉手风琴助兴时，我们表现极为优雅。有人拉手风琴时如果一个令人恶心而平庸的家伙就在我们身边坐着，我们表现不优雅那也太难了。此事让我们很感动，但也多少让我们觉得有趣。我们太年轻，在一个令人恶心、平庸姑娘受宠的场合我们不过是个很脆弱又很可笑的陪衬物。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但它实在太难了。

请，请，请别因为这封信的长度不断增加就不耐烦，对它冷漠置之！当你们快要绝望时，马上想想我今天手头多空闲，我心里多么需要跟不在身边的五个家人愉快地交谈啊！我并非精心设计想继续离开家人，我从来没有为此设计过。况且，我提供的许多消息和总的交流约定也有吸引力，令人愉快和舒服。

你们太清楚不过了，我们本质上没有多少改变。不过我们略微晒黑了些，显得更像健康孩子和营员。说真的，也许只要能得到不管什么混帐健康我们都需要。最近发生了件不太动人的事。除了到处都在传我是可敬的格朗与格拉斯夫妇的孩子这一老掉牙的消息，以及我们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非常有经验而且老练的漫谈家——这得感谢你们给我们树立了感人榜样，夏令营还四处流传说，我们，你的儿子布迪和我，小小年纪就博览群书，声名远扬，而且还具有无法估量的才能、才华、机智本领以及强烈的责任心，最后一项像泥一般热情地把我们与前几次表现联系起来，尤其是最近的艰难的两次。你们的儿子布迪目前承担了大量责任。这是需要一副宽阔肩膀的，我向你们保证。想一想，如果你们还保留着记录，绝对有趣对一个五岁的有经验的读者和作家孩子的创新、流言和敌意的材料，虽然表面上看他的年龄很不可思议，她同时又是位研究那些具有感人面具、虚荣、绝对正义及可怕的欺诈的人类面部表情的专家！这就是这个小伙子的目前的情况。接着想象，如果这些秘密情况泄露出去，在营员和辅导员中间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或谣言，那些东西一定会凋灭。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遗憾的是，他自己也十分清楚，最近这些说法大多是他可以忽略不计的缺点。噢，上帝，这是一个在崎岖不平的人生道路上乐观而迷人的伙伴！在这里我给你说件很无聊的事：尼尔森先生，这个天生的新奇癖和热衷于搬弄是非、传播流言蜚语的家伙，我前面说过，他跟尼尔森太太一道负责餐厅，她也是个阴沉的长舌女人，很善于制造麻烦。餐厅没有人的时候，可以说这里是夏令营里唯一能找到的从事不管任何幸福私事的最好地方。从一开始，布迪就盯上这个避难所了。星期二下午，那天天气很阴沉，他跟尼尔森先生打赌，他可以背下尼尔森在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随机阅读的书的那些内容。假如完成得很漂亮，那么尼尔森先生作为回报，以示他对这一尚有争议的才华的欣赏，让我们两个格拉斯兄弟在空闲时间使用空旷舒适的餐厅，用来读书、写作、学习语言，并满足其他一些很渴望的个人需求，比如挖掘充斥我们头脑中的二手以及三手思想观点之类，这些东西像飞蚊一般在夏令营嗡嗡乱叫。我的上帝，我是多么悲哀和不情愿去作任何讨价还价的事，不管是跟负责任的成年人还是毫无自尊的成年人！在我完全不知晓这一可怕事实的情况下，这个惊人、独立不羁的小孩一个人去跟尼尔森先生谈判，我们在不多的几个钟头里商量过无数次，在某些触及我们天赋和怪僻的问题上坚决闭口不谈。所幸这件事总体上并不损失什么也不会导致一败涂地。随便选的那本书是《北美的硬木》，弗雷和查姆伯林著，这是两个极其谦虚和沉静的人。从我开始读书起就很钦佩了，他们对树充满了感人的爱，特别是山毛榉树和白橡树。特别对山毛榉树有一种美好而毫无道理的偏爱。所以我和布迪交换意见还不是粗鲁或不快得太让人受不了。感谢上帝，没有浪费眼泪。可是，怀提

·皮特曼，这个巴特摩人、尼尔森夫妇可笑的密友，在这件事结束后却抱走了胜利果实。他在谈话中任意随手拈来利用。他尽其全部能力，有一种牺牲某些孩子为代价来提高他自己的权威的过人天才，是个很聪明的掠夺者和健谈的寄生虫。他二十六岁，可以肯定没有孩子，也就是这个人在一群陌生人中对布迪说：“我想你就是那个据说耍点小聪明的孩子吧。”这种话也能算是对一个五岁的小家伙说的良心话吗？感谢上帝使我们全家幸免耻辱和尴尬，我对别人说出这种令人恶心的废话没有得力的回击武器，但是事后，我找了一个机会告诉罗吉·皮特曼——这是他那倒霉的父母给他取的全名，我说，只要我在场，如果再用这种方式对这个孩子或者别的任何一个五岁的孩子讲话，我会杀了他或者自杀，也许就在天黑之前。我相信在关键时刻我能抑制住这种犯罪冲动，但到头来痛苦地想起时，一股骚动会像狂啸的河流一般从我身上穿过，这是无法忽略的。我感到愚蠢和恶心的是前两次我没有纠正这种烦人的冲动。想通过心平气和、快乐的祈祷来纠正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顽强的努力才可能纠正过来。感谢上帝，我无法体面而又亲密地祈求某些神圣而软弱的人，跟随我来清理我的混乱，这让我倒胃口。在这个时代人的语言很容易导致我全面退化。除非我换个地方。从我们一到这里，我就一直他妈的在想给那些病态、恐惧、嫉妒和对出类拔萃厌恶者开辟个很大的空间让它们专门呆在里面。不要给那两个双胞胎出声读这种尖刻的说法，也别让它传进波波那还不成熟的耳朵里。但我承认，我的混帐泪水顺着我痛苦的脸直往下流，在我内心，今天，就我们对人类语言的了解，我对它已不抱无限希望。

如果上面这一段字迹太模糊让人厌烦的话，试想一下我现在写得速度飞快，用的是绝对无可挑剔的一流的笔法。再过十几分或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就该吃晚饭了，我是在争分夺秒地写。在小班营房，要求你每晚在愤怒状态像狗一样睡十个钟头，营房在九点钟就断然投入黑暗中。这件事我跟哈普先生交涉过几次，但都是白费功夫。我的上帝，他简直是个疯子，他不是让人备受折磨，就是让人歇斯底里地大笑，如果可能的话你给他写一封客气轻松的短信，亲爱的里兹，如果我能以个人名义可以向你建议的话，劝他知道稍有呼吸常识的人都知道，十小时的睡眠特别傻，而且也是一种负担。我们自己倒是有手电，说真的，但这种作习安排自然让我们觉得极其不方便，让我们觉得也有种邪恶的好笑。

我自己只向你们透露夏令营生活的黑暗和极端沮丧的一面蔑视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由于陷入了这种糟糕的态度，我没有提到其他许多数不清让人感到平静和优美的事物。虽然我前面几段的描述很阴郁，每天总的来说都充满了幸福和感官上的快乐、喜悦以及纵声欢笑。总是在最料不到的时候，闪现出来许多可爱的动物，比如花栗鼠、无毒蛇，但没有看到过鹿。里兹，我想利用这段混帐的自由时间，给你寄些豪猪的箭，都是死猪，但不是病死的，你的牙刷太软而且易碎的老毛病或许可以拿它来一揽子解决掉。总的景色令人心荡神迷，无论脚下还是四周。我感到高兴和完全不解的是，你们的儿子布迪完全变成一个人，令人激动，我意外地看到布迪以这种方式向我展示他的能耐。我在乡野的活动中得到深深放松时，在一定程度上，在我内心的内心，离开冷漠、令人沮丧、模仿纽约或伦敦的风格的城市后，我感到了真正的超越。另一方面，布迪将永远与城市保持疏远，这是显而易见的，过不了几年，我们就限制不了他了。我希望你能看见他醒目地穿越茂密的森林，当并不关心每个人的事的力量，令人伤心偷偷地，像个好玩、悲伤的意大利送信员。每天晚上，我都要给他僵硬、好玩、被黑果莓刺丛和其他该死的植物的弄伤的身体上碘酒，我们觉得既舒服又懊恼。在离开之前，我们会读完可能有十几本很好读的书，很优秀很平庸的都有。讲植物、饮食等等的内容，会直接给我们带来

直接的实惠，我们因此学会做不少可口的饭菜。在玫瑰花下，放上带茎的猪尾草，幼小的麻荨，马苋，像柔软的小提琴头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就用食堂的杯子当锅盆，那个忧伤的小不点儿格里菲斯·哈默尔史密斯经常跟我们一起做，他对自然环境的渴望简直到了失神和发狂状态。以免我昏沉的头脑忘记，布迪让我告诉你，亲爱的蓓西，给他再寄些不带线的稿纸、苹果浆和玉米食品，现在他其实就是靠后者维生了。我敢说，我们可以悠闲地做一顿可口的饭了。请相信，对他来说，玉米食品同样很有营养，他那弱小的身体对玉米和大麦之类的东西有种不同寻常的适应力。如果你们想知道实情的话。他会很快在适当、愿意的时候写信给你们。上帝啊，他真是个闲不住的孩子！就我记忆最深刻的印象而言，我觉得他从来就没怎么忙过。最近他写了6篇小说，真是笑死人，写的是一个刚经历过很刺激的海外冒险回来的英国孩子。看到一个才5岁的孩子那可爱有趣瘦削的屁股坐在那里怀着满腔激情而没有多少洞察力地挥洒迷人的感情，这真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报酬。我谨向你们致敬，有一天你们也会从他那里听到同样的感激之辞的。我并不想因为你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来而表示尊敬。他是你们在这个世界可爱迷人的代理，这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谁要是想一想圣诞假过后我心情沮丧的那段时间所遭受的白眼情形，甚至更为感人，这表明，亲爱的里兹，如果你在这里，我们和你的亲密完全微不足道而且充满了不协调。接着说些轻松的吧，至于我自己的创作，我写了25首哲理诗，对这些东西我的评价很低，后来写的16首倒是有些可取之处，但缺乏持久的大气。另外10首看来是对威廉·布莱克，威廉·华兹华斯和其他若干死去的天才的无意识的灾难性模仿，这些天才像一把刀那样永不停息地向我急速刺来。我的诗歌创作总的前景暗淡，令人痛苦。我是全心全意地认为，这个夏天迄今为止对我来说唯一让人迷恋的诗歌根本没有写出来。你也许能想起来，在那次你从拉萨勒打来的昂贵的长途电话中，我提到我们和别的营员在沃尔·费希尔斯玩了一整天。在去那里的路上，美美地吃了一顿三明治午餐，这是凯尔波饭店为我们准备的，这家饭店生意很兴隆，年轻漂亮的夫妇常来这里度蜜月。我和布迪、哈默尔史密斯在湖边散步时，我看见一对夫妇在欢闹和嬉笑，忽然间从头到脚感觉跟两个不知名的年轻恋人融为一体。我多想写一首诗来说：在凯尔波饭店所有的新郎都开玩笑给新娘溅水，这种事我在长滩和其他大众游乐场所也看到过。亲爱的蓓西，这一小小发现会让你高兴和激动，你内心一隅也许在暗暗发笑，但这并不能说明我提到过的任何不朽诗歌都得有这种内容。有个人背着包离开了。我们还是别再谈这种棘手话题了。考虑到你也许还包括奥弗曼小姐的个人情况——不过，这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她没有那么高的天赋来隐瞒哪怕一桩秘密——我不想说，我们还在继续学习意大利语，跟着磁带复习西班牙语。这显然是个很恶心的暗示，不过某些新的流言蜚语会烟消云散。

里兹，自由地挥洒而不必留心听着一声可恶紧张的集合号是多么舒心和愉快的事，连我的热情这种东西也不复存在了。如果你累了，或者真的读书累了，就马上停下来，要发自内心地这样做。我承认我在利用你杰出的意志、父爱和著名好笑的耐心。我知道，蓓西会把信的后半部分内容摘要讲给你听的，你就彻底放松地点上一支烟，把我这可恶的信像烫手的土豆一般放下，走到不管什么你住的宾馆的大厅，完全放松思绪，放下对我的不朽之爱，随心所欲地享受吧。去游一场泳，玩一把皮诺尔纸牌游戏，你会重新对一切觉得都很新鲜的。

在这种没有止尽的散漫的幸福状态，我们还没有跟营房一同住的其他营员打成一片，主要是道格拉斯·福尔索姆、巴里·沙夫曼、德里克·史密斯，小汤姆·兰特恩、米奇·伊明顿和里德·西尔弗曼。特别是汤姆·兰特恩！这难道不是一个对一生都有好影响的好名字？遗憾的是，这个年轻

人似乎下决心不开亮他的任何一盏灯，所以他这么妙的名字也同样有白白浪费的危险。这种想法太苛刻了。我的思想用语言表达出来老是他妈的这么苛刻。我一直在想这事，但今年夏天我却一再容忍自己的这种苛刻。汤姆·兰特恩，不管你的灯点亮没点亮，上帝都会为你加油的！在这所摇摇欲坠的营房顶层住着一个小孩，他真是个人中之龙，无论多么恭维和赞美他都不过分，真的，他经常一闲就毫无顾忌地冲下阴暗的楼梯，跟你那不值一钱的孩子玩一天，幽默又放开地讨论他在纽约特洛伊的朋友、熟人以及对手，那是奥尔巴尼北边一个很大的镇子。总的感觉是在伪善的外表下，生命和人道还是最伟大的。我相信，他的勇敢会让你心碎，或者令人痛苦地让你的心粉碎。即便要他对我们诚心地打个招呼也不知道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我还忘了说我们现在正遭到排挤。他叫约翰·科尔布，八又二分之一岁，确切地说他是在中班，但中班中又没有给他安排房间，所以在这个拥挤的楼里我们有幸认识了这位豪爽的伙伴。我恳求你们现在并且永远记住这个勇敢而有良好幽默感的人名！不管什么东西，你谈话超过五分钟时这个大胆活泼的小伙子就厌倦得要哭，你一抬头看，会非常感动和好笑，会看见他那张非胜不可、善良、不守信用的脸！我要付出我一生数不清的年月，将来对这个孩子做些什么。他对我说话很客气，完全不理睬我问他为什么他长大后绝不沾威士忌或者其他任何酒，我对他遵守诺言真是他妈的持悲观的怀疑态度，他有一种潜在的倾向会让自己喝到舒服的晕眩状态，如果他拿全副精神把几盏灯都点亮来戒酒，一定会一败涂地，不过我怀疑，因为他太善良太没有耐心，不可能用上全副精神。我们要了他在纽约特洛伊的地地。如果在今后艰难岁月中我还活了下来，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去纽约的特洛伊，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去证实一下他的诺言，那得多少喝点酒，让自己晕眩。但你们得明白，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个内心没有一点偏见的孩子征服了。我的上帝，一个只有8.5岁的勇敢的孩子，真叫人感动！说来令人滑稽，但我告诉你们，勇敢的人往往需更多的保护而不是怒目相对。我吻你高贵、值得赞美的双脚，约翰·科尔布，你这个特洛伊人，善良的海克特兄弟！

至于其他方面，若有机会，我们也十分合得来，一起参加各种无休止的游戏和活动，很多项目喜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说来令人伤心，我们在体育方面非常优秀而又十分局限，在棒球方面，这项也许是西半球最激动人心和舒服的体育运动，甚至连我们最凶的敌人都不敢否认我们不可置疑的勇敢表现。这不是自吹自擂，任何球类运动我们都可以不费一点功夫就能玩得十分出色，遗憾的是，任何非球类运动，我们都可能玩得很糟。除了运动和活动，我们还结识了许多一辈子的朋友，都是偶然认识的。不过，你们处在我们敬爱的父母这样一种严峻的位置，蓓西，你必须刻意从人的表情直接判断某些东西，当一两个因素逐渐明显化时要毫不犹豫。我现在就告诉你，就在这个时候，请毫不留情地清除掉你对的那个雨天的印象。到我们在的生活结束后，将会有数不清的孩子们变得激愤和敌视一切，甚至他们看见我们毫不掩饰的脸孔一出现就会不喜欢。请你记住，我是说我们总是冒犯别人与自己的个性无关的特殊的脸！如果我看不到到这事令人沮丧地在我短暂的岁月中再现几百次，那就太可笑了。但是我希望，在我继续努力改善和打磨我们的性格，每天总体上减少一些可耻、外在的自大、过于情绪化的东西以及其他一些极端恶心的品质的过程中，我们能抵抗并且减少一些我们人类内心犯罪的因素。我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取得一些好的效果，但不指望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效果。我是真的不指望总体上会出现激动人心的效果。但是，别让这些东西发展到成为我们心灵的阴影！欢乐、同情和愉悦的反省应该永远占主导！不知你还在哪里看到过像你不在身边的两个儿子这样疯狂和固执的孩子？置身于愤怒和极其不利的逆境的火热的中心，我们年轻的生命难道不

是一曲难忘的华尔兹?也许，说真的，如果你逆着去想，也许路德维·贝多芬他临死时在病床上写的乐曲才算真正的华尔兹。我毫不惭愧地坚持这一唐突的想法。我的上帝，只要一个人有勇气放一曲简单通俗的华尔兹，这是种多么激动人心的自由!我告诉你，早晨我从来没有不是在听着远方的号声起床的!除了遥远的音乐，冒险和浪漫活动也压得喘不过气来，全神贯注的爱好和调剂相辅相成。我从未三心二意过，感谢上帝。谁会没事可干嘲笑这些令人渴望的幸福。如此幸运更有何求?有能力结识几个优秀的朋友，大家真正互相喜欢，呼吸引导免受错误导向的危害，一直到我们的生命结束，同样，朋友们也会喜欢我们，永远不会让我们没太大遗憾地生活下去，这要比完全没有任何遗憾地生活下去好得多，值得赞扬和更好玩，真的。我老向你们说些这种折磨人的废话，是因为我需要说，这样或这在我们早死之前或者之后，它会成为你们甜蜜的记忆，别让它此时让你们感到沮丧。再说，另一方面，从高兴和好玩的角度讲，我们绝对有义务同时也永远有权力把我们的创造性天才从前生带来。有人闪烁其辞地建议让我们把它用在某某地方，但它永远是我们自己的事，虽然它还发展得很慢。我发现每当自己的混帐头脑最终歇下来，任其自然，整个思维终于长久地优美地沉静下来，绝不与任何东西较劲，在这里触发后它变得更加明显。在这样的间歇期，可以看着它在那种我去年五月私下给你讲的辉煌的光中漫游，蓓西。当时我们在厨房里温馨地一个劲地唠叨。我还看到同样动人的事情出现在你让我认作兄弟的那个优秀的人和伙伴身上。当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光变得十分强烈时，我在一种绝对的放心中入睡了，我想，我们，你们的儿子布迪和我，跟夏令营每个孩子或辅导员一样平庸和傻里傻气，可怜可笑地有着同样讨人喜欢、普通而令人心碎的盲目性。我的上帝，当一个人毫不怀疑自己本质上是多么平庸和一般时，再想想出现在我们前方的各种机会吧!只需对非凡的美和内心瞬息即逝的正直多少还有点坚定不移的热情，再上加坚信我们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平常、普通，明白这不仅仅是像许多其他孩子一样当每年第一次美丽的初雪来临时惊讶地伸出我们的舌头的问题，谁能阻止得了我们这一辈子表现更出色些呢?说真的，我说，谁如此悄无声息地给了我们这些天赋?“别说什么!走你的路，谁也不要告诉别人!”伟大的提香·萨姆达普说。说得太对了，虽然很难做到而且肯定会普遍招人讨厌。

如果你还没有去大厅里调剂，我坦率地略过了不利方面，我想遗憾地指出，蓓西和里兹，你们的绝大多数孩子，在体验不属于他们的痛苦方面具有相当杰出的才能。有时这种痛苦可能被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逃避掉，比如加利福尼亚或者路易斯安那州某个懒堕的家伙，这种人我们连见个面交流一下的兴趣都没有。说到你们不在身边的儿子布迪和我自己，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不去经历随处可见的小小的痛苦，除非我们目前这个有趣好玩的身体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和责任。不幸的是，有一半痛苦，根本就属于那些要么逃避它要么就不知道如何紧紧地抓住它的人!但是，等我们完成了使命和责任，亲爱的蓓西和里兹，我告诉你们，我们就会神智清楚而且幽默地离开这个世界，把它作为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调剂。又要提到你可爱的儿子布迪了，他会随时回来，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中的一个由于种种原因要等另一个家伙死了才出现，就我所知，这是极有可能的。我不想描述得这么让人沮丧!也不是明天顷刻间到来。我本人至少可以活得像一根保存完好的电话线杆子那么长，总之就是三十年或更多点儿的事，这没有什么可笑的。你儿子布迪甚至可以活得更长些，如果你乐意知道的话。在这幸福的时刻，蓓西，请让里兹读读下面的话，如果他从大厅里或者别的他选的舒心的地方回来了的话。里兹，我恳求你在空闲的时候对我们更有耐心一些。如果你觉得我们跟其他普通孩子也许是你童年时代的孩子不一样，心里别太难受，不顺心时你要马上想想我们从来都是很普通的孩子。我

们只是在某些比较重要或关键的事情上才显得并不那么普通。我的上帝，我一点都不想再讨论下去伤害你们了，但我实在无法涂掉已经写出来的这些伤心而乏味的东西。我想这些还能忍受。我如果抹掉这些话，你不见得就真的很高兴。大概是因为我廉价的温柔和怯懦，以前，你有两次不知不觉地没有正视同样的问题。我绝不是要看看你能否忍受重复这一痛苦。推迟痛苦的到来是最可恶的一种经验了。

作为一种愉快的调剂，给你们讲些开心和提神的事吧。也许在这个冬天或者明年冬天，蓓西、里兹、布迪以及其他有名有姓的人，都会去出席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很重要的聚会，布迪和我一定会出席，两个人或者很融洽地一起去或者单独去。在这次晚会上，整个通宵，我们只会见一个很胖的人，他在空闲时将在事业和职业方面给我们以真率的开导。这将需要我们拿出当歌手和舞蹈家的勇气，不过也要不了那么大的勇气。这个胖子不会很严重地改变我们童年时代以及愉快的少年时代的正常发展方向，但是我可以保证，这种表面的改变也将十分剧烈。但是，这只是我幻想的一半。我本人全心全意这样认为另一半将更为发自内心，更为舒服。另一半是去看视布迪。那已经是无数年之后的某一天，我这位令人可疑又可爱的伙伴已不在他身边，他在一个巨大、很感人又很令人不舒服的黑色打字机上描写着这次聚会。他抽着一支烟，偶尔锁住双手放在头顶，一副沉思和心力交瘁的样子。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他的年龄比你现在还大，里兹！他手上的青筋看上去已经略微突出，我一点都没有问他这个，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他年轻时对可怜的成年人手上露出的青筋怀有偏见。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你恐怕以为这特殊的会见一下子刺伤这个偶然的见证者的心，使他完全残废，无法跟他热爱的宽容的家人去讨论这一会见。不是这样，这次会面很大程度上就像我深深地呼吸一下用这种简单爽利的办法来对付昏沉一样。他的房间比什么都更刺伤我的心。那是他年轻时代就想实现的梦想。天花板上有一扇非常漂亮的窗户，我非常清楚，他常常以那种完全旁观的眼光欣赏天花板。他周围全是很考究的书架、设备、纸张、削尖的铅笔、黑檀木、昂贵的打字机和其他搅人的个人品物。哦，上帝，他打量这个房间时一定很兴奋，相信我！那是我平生最高兴和舒适的一次会面，极有可能最少束缚的一次。如果我说那是我人生最后一次会面，我这样漫不经心地信口说来又会脱离正题。但是我去年提到的我头脑的两个小小入口还没有关闭，明年或者再往后它也许改变流向。如果它流到了我身上，我会高兴地亲手把它关上。只有三到四种情况，就像目前这种情况，才是会面的本质，才值得一个人折磨心力和精神上的幸福宁静以及父母的开心。我真的请你们想象一下见到这个家伙是多么美妙，你们的儿子布迪从一个对这个宇宙中每支铅笔都着迷的五岁孩子忽然变成一个成熟、皮肤黝黑的作家了。我多么希望能躺在遥远未来的一朵快乐的云上，也许手里还拿着一只好吃、坚硬的北方斯潘苹果，在天外读着他写的关于这次难忘而又蕴含很多东西的聚会。我希望这个天才小伙子，成为一个成熟老到的作家后第一个作品是描述那天晚上离开这所房子之前我们每个人妙不可言的位置。在一个准备出去参加一个聚会甚至去一家大饭店的家庭，在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莫过于大家在等待某个慢性子的人作准备时不耐烦的样子。我在心里希望这位未来的敏感、头发灰白的作家从起居室每个人美妙的地方写起，照我看来，从这儿开始是最美妙的。我告诉你们，我觉得对那天晚上的幻想从开始到结束是多么快乐啊。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只要怀着极大的耐心、欢乐和完全盲目的力量等待，在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都会一样，这是多么美的事啊。里兹，如果你已经从大厅里回来，我知道你是拿对上帝或者神灵或者拿你觉得还不太混帐或尴尬的说法不信仰开玩笑，但我老实告诉你，在我一生中最闷热和难忘的一天，如果得不到宇宙艺术而愉快的许可，你甚至

连随便一支烟都点不着!许可这个词太宽泛了，但是在这支烟碰到火柴的火药之前，先得需要某人点一下头表示同意。我很着急地告诉你们，这还没讲清楚。我相信，上帝为爱把他想象成这个样子的崇拜者的利益考虑，会好意地戴上一个人头，完全会点头同意的。不过我不反对他戴着人头，如果他是为我可疑的利益着想戴一个人头的话，我也许会远离他。说真的这也太夸张了。在所有人中我最没有勇气离开他，连我的生命都捏在他手里。

真好玩，我一个人坐在这所空空的营房里，忽然间像你以前说的那样哭喊或者哭泣起来。我毫不怀疑它会很快过去，但在这样一个无助时刻想到迄今为止我生活中75到85的时间都只不过是个小小的乏味的家伙，我仍然感到伤心和气馁。我这样肆无忌惮地用这样一封冗长乏味、充满了我文言和思想洪流的信给你们每个大人和孩子增添负担我感到很伤心。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年龄和经历可疑的孩子很容易有意卖弄可怜的风格。我一直在想，虽然有上帝为我作判断，但是不请教一个我可以完全无所顾忌和信赖的出色老师，这种搏斗会付出相当代价。一个人如果碰不上出色的老师，他就有必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塑造一个。如果这人跟我一样求知欲很强，这样做又太危险。我为了保护自己，在这里躺了一整天，眼前浮着你们的面容，蓓西、里兹，还有几个孩子一张张新鲜迷人的面孔，所以想到不能跟你们在一起。“紧张可诅，祝福放松!”伟大的威廉·布莱克大声疾呼，但是对一个出色的家庭和好人来说，当可爱的长子和兄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处于可恶的紧张状态或者疲惫得要死，这种放松也太难了。

我躺在床上的原因说来非常可笑，我现在才说已经够晚的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讲出它的兴趣。昨天小小的挫折一个接一个。吃过早饭要求全营地每个小班和中班的人去采果莓，也许是这个季节最后一次摘草莓的混帐机会。早上还在余中中，我弄伤了该死的大腿。我们开车去一个很远的长草莓的地方，坐在一辆摇摇晃晃的老式混帐小货车里，假模假式地由两匹马拉着，其实应该由四匹马拉。马车木轮中间伸出来的一块混帐铁头刺进我的大腿和腰部，有一寸深，而且我们把这匹该死的车推出泥泞地时又往里扎了几英寸深。昨天车上带过被雨淋湿的猫啊，狗啊的东西。我被他们以混帐传奇剧里的那种速度送进医院，离后方大约有三英里远，哈普先生背着我，骑着那辆破烂摩托车。只用了飞一般的笑死人的一点儿功夫我就被送到医院。首先，我很不情愿说哈普先生个人无可挑剔。我一直在琢磨这事，但是这人激起这我潜藏的怒火，我想我几年前就想出的体系。从站不住脚的私利出发，我来试想一下一个三十七岁的人根本就不该强迫一帮无用的小孩把一辆可恶而又假模假式陷进泥里的车推出来，其实那得名副其实的四到六匹年轻力壮的马队才能拉出来。我愤怒得像一条蛇。还没回去时我在摩托车上告诉他，布迪和我跟父母一样在唱歌和跳舞方面虽然是业余的，但很有经验和天赋，他很清楚。我还说，里兹你可能会起诉他，因为极有可能到头来由于他的原因，我会因为失血或坏疽而丢了混帐双腿。他装出对这些纯属废话毫不在乎的样子，这些也的确是废话。但是，这并没有就让他把车开好一些，没到目的地前有两次差点要了我们的命。不过，照我看这事从一开始就挺可笑的。所幸我发现如果什么情形好玩或者可笑时，我的血就不会太白流。话说回来，我自己倒倾向于认为止血是因为情况本身很幽默，极有可能该死的摩托车座紧挨我着一个加压止血点，我的加压止血点平常很有弹性地像脉搏那样跳动，感觉很舒服。毫无疑问，哈普先生看到一个小营员流血了一定很不高兴，这个小营员跟他只有注册和金钱上的联系，这些钱都损耗在他新摩托车的座上、轮子上、挡泥板和轮胎上了。毫无疑问他要负责任。他甚至连哈普女士的血都觉得与自己无关，所以他怎么会觉得跟一个身材触目、十分丑陋、荒谬可笑的陌生小孩的血会跟他有人缘的联系？

医院是一个乱得一团糟的可笑地方，虽然从本质上讲，它也许干净得像一只哨子。格林林小姐帮我清洗完伤口后扎上绷带。她是个年轻姑娘，拿到了护士证书，年龄我不知道，既不可恶也不可爱，不过长着一副像裁出来般一流的身材，不少辅导员和几个大学高年学生正在下她的功夫，想在他们不得不返回大学之前跟她发生肉体关系。我想这也是意料中的事。她是一个非常本份的人，没有一点个人才华或能力做为自己做主。透过种种表象看，她其实很糊涂，而且简直是灾难性地容易激动，作为夏令营唯一有利用价值的美人，完全可以把哈普女士比出局。她是医务室一个有着严肃而又活泼的声音、听上去很有能力的女孩。她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头老是保持一种小心翼翼的样子，但这完全是一种令人伤心的姿势。她讲起话来态度很酷，这个年轻女人还没出生大概就没有头脑了吧，反正在人生游戏舞台上她的脑袋肯定不在肩膀上。在餐厅和医务室只有她这种富有欺骗性听上去很镇定的声音，始终使她没有完全落入上面提到的辅导员们和大学高年级学生的捕捉，那伙人都很年轻很健康，在安全期数字计算上也很老道，同时对那些容易感动的女孩有种可怕的魅力，特别是那种不具备古典美的女孩。情况很让人警惕和担忧，但我无能为力。你只要看她一眼就会知道，她没有跟不管小孩或者成年的熟人坦率地讨论过任何东西，所以在这件事上也不必责备她了。不过，下月，夏令营生活即将结束，我本人对她的安全将不负任何责任，除非她是我的孩子。说真的，贞操问题是件挺可笑的事。我通过阅读这方面的东西树立的标准在这一问题上完全是开放的，而且会引起热烈争议，但这个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关键是这位也许二十五岁的姑娘，格林林小姐肩上抗着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脑袋，带着听上去具有欺骗性的挺有实力的声音，并且充满了种种马的感觉，她在对待那可贵的处女膜这样重要的事情上也没有强烈的个人荣誉感，有欠深思熟虑，这只是我个人莽撞的看法。当然，我觉得遗憾的是，这种看法并不比这个地球上其他任何人的莽撞想法更高明或者更接近实质。由于没有随时保持无情的警惕，这个世界上各种莽撞的说法可以轻易地毁了一个人的健全心智。我并不是夸张，说穿了，一个人对这种糟糕而又靠不住的标准，这种检验、尊重和掌握起来过于敏感和仁慈，而且极有可能会由于同伴或者事过境迁的忽然变化而粉碎的标准能坚持多久呢？以前，亲爱的蓓西，你问过我好多次，我为什么把自己弄得像条可笑的狗，说来不成体统，我之所以这样，原因是我就是一条可笑的狗。最关键的是，我是我们这个家的长子。如果能一次又一次讲出些毫不顾忌偏激和不负责任的话，我会觉得自己很充实、快乐和激动！不幸的是，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小笨蛋，在讲这种话时我略微有些伤心。所幸这确实有必要伤心。如果你马上下结论以为我认为一个少女的贞操的保存与丧失这种事以及其他无可辩驳和值得尊重的事实都是因人而异，你的结论未免下得过于轻松和轻易了。你绝对错了。这种话虽然空泛，但用不了多久你会怀念起这些精僻的见解。我还没见过哪些完全无可辩驳、值得尊重的事实不是主观之见。如果你能忍受一个过时且无关紧要的解释，我们这样说吧：你演完戏轻松地回到家里，亲爱的蓓西，然后一本正经地问给你开门的人，我本人，你这个混帐儿子西摩·格拉斯，那两个双胞胎洗澡了没有。我老老实实说洗了。我个人的毫不动摇的看法是，我亲自把他们柔软、难以捉摸的身子放在澡盆里，又坚持要他们使用肥皂，别把水喷得满地板都是。我的小手甚至还是湿的！有人不禁会说：两个双胞胎已洗过澡了，这是一个无可辩驳和值得尊重的事实！不是这样！甚至两个双胞胎在家里这都不是什么无可辩驳、值得尊重的事实！说穿了，我敢说，甚至连这样一个问题都值得怀疑：我们家有着一对长着伶俐的舌头和可爱的耳朵的漂亮双胞胎。为了实现在这个美丽疯狂的世界里把任何东西称作无可辩驳、值得尊重的事实这种可疑的满足，我们完全有必要像那些具有良好幽默

感的囚犯那样在那些由我们的眼睛、双手、耳朵和纯朴而令人伤心的大脑极其真诚地提供的脆弱的信息面前忘而却步。你就把它叫做最高标准吗?我可不!毫无疑问,这很感人,但这绝对绝对不是最高标准。这是彻头彻尾的对令人沮丧的主观作用的盲目依赖。你们很熟悉“中庸”的说法,连人的大脑也是一种诱人的“中庸”!我生来对地球上的任何中庸不抱任何信心。说真的,我是担心,这真是个不幸,但我不得不用一点时间告诉你令人欣喜的真相。不过,我们已经快要逼近我混帐内心那不断骚乱的关键了。我对无论什么纯客观、主观看法、以及无可辩驳、值得尊重的事实都没有信心。虽然在我心里极其喜欢他们。每个了不起的人物在他生命的每个伤心的时刻都会接受这些动人、脆弱的看法,人类的这种勇气令我感动。我的上帝,人类真是种勇敢的动物!在这个地球上连最动人的懦夫不用说也很勇敢!想想接受所有这些脆弱的主观媒介要付出迷人的为代价!说真的这同时也是个邪恶的圈套。我悲哀地认为,如果有人突破这个邪恶的圈套,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有持久的好处。但大家都希望对这种东西不要这么鲁莽。一个人绝对不会在思考这件事情时疏远他喜欢的人,不幸的是,就我自己而言,我在这件事上很鲁莽。我要在这辈子用大量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所剩无几的时间来探索解决这些既高尚又有情的问题的方法。但是,在这里,我却像扔掉烫手的土豆那样撇下这个话题。我只是搔到了一点它的奇妙的皮。

我支着腿包扎得极其差劲和可笑的腿,一直在进行一场严峻、貌似胜任的谈判,如果没有很强的自制力,这种谈话只能把人逼得去频频喝水。格林林小姐把我送回营房,我拄着一根笑死人的拐杖,等待哈普沃兹镇上的医生来,医生住在镇上,开着一家混帐诊所。第三餐结束后医生很快就赶到了,又把我接回医院在腿上缝了十一针。在这个他妈的关键时刻又出现分歧。要求我做一麻醉过敏试验,我婉言拒绝了。首先,在骑着哈普先生那辆可恶的摩托车回来的路上,我的大脑和大腿之间的疼痛联系中断了,这真给我带来莫大的方便。我用不着使用去年夏天在治疗我碰伤的下巴和嘴唇时动用的办法。人有时会绝望,一个人任何特别的东西都是为了方便到几一下子或者甚至只需一下子就凑效,但又确实如此,得有点耐心。从我们到这儿后我都用过两次艾叶,我认为这都是白搭!当我委婉地拒绝麻醉后,医生又认为我是在故意炫耀,哈普先生就在他旁边,跟他持同样混帐看法。我像个天生的傻瓜,这点我向你们保证,我真是傻瓜,我愚蠢地说,我已经完断掐断了疼痛联系。我对着他们那张张假惺惺的耐心的脸说,出于某些脆弱的理由我不想让自己或家里的任何孩子丧失他或她的意识状态,这样甚至更蠢,更大逆不道。最后我又就这个问题多说了几句话,我说人类意识活动状态对我来说太他妈的珍贵了。经过跟哈普先生几分钟激烈又恶心的辩论后,我把对医生的仇恨转嫁到缝合伤口上,同时我还又保全了愉快的意识状态。根据以前的经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真是痛苦死了,亲爱的蓓西,但我再三向你保证,开个玩笑,这对有一张开只有妈妈会喜爱,长着一只臭鼻子和软得像水一样的下巴的脸的我来说太方便了。假如我是个特别清秀的男孩,有着迷人的身材,我肯定会说服他们给我打麻醉。这不是谁的过错,先在这里向你保证。作为一个具有个人主见和头脑的人,我们应该对任何我们能得到的美负责。我自己是无可救药地不必对它负责了。

考虑到布迪的年龄,或者考虑到我这一方的原因,缝腿过程没有让布迪看到,缝好后我被轻松地抬回营房放到自己床上。好运忽然降临,医院所有的床铺都被占了,几个发高烧的孩子和我本人都只能呆在各自的营房里,一直到空出些床来。我觉得床铺情况简直是意外降临的好运。从我们下火车以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第一次可以完全休息、放松和感到充实的一

天。布迪也完全一样，他得到哈普先生的同意，全天候可以不参加任何活动照顾我。他差点没有得到同意，但说穿了，哈普先生更愿意同意而不愿跟他面对面地争执，有他在场会感到十分不自在。星期一检查，对此我本人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对这里每个孩子的该死的侮辱性的负担，哈普先生到营房来时，我们都立正站着，满怀敬意地盯着布迪，他没有像哈普先生小时候那样去收拾床铺，而是奇迹般地设法避免让我们全盘输掉这场战争。他当着我的面对布迪无端地侮辱了几句。我向你们保证，我看着你们儿子布迪的脸，让他自己处理没有上前介入或者干涉这种霸道的侮辱。我对这个年轻小伙子在任何情况下进行自卫的能力相当自信，这次也不例外。当哈普先生正在兴头上当着他同一营房的人和营地的朋友的面叫骂他难为他的时候，布迪又拿他那套好玩的把戏来对付了。他把那双奇妙和极有表现力的眼睛朝那漂亮的黑眉毛上翻着，简直跟死了一样变成白的。任何没见过他这样表演过的人看上去完全就跟鬼一样。我怀疑哈普先生以前是否见过有人这样干过。保守点说，他立刻在惊慌失措中跑过去检查米德奇·伊明顿的床铺，完全顾不上对付近在眼前的邪恶，甚至忘了给你那自信的儿子再扣一分。噢，我的上帝，他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家伙，才五岁！我恳求你们，为他骄傲吧，任何赞美对这个小孩都不过份！他现在真应该在这里呆几分钟，他也许很想自己亲手写几行。在这段时间请别让我说服他对哈普先生好一些或者拿更为温柔的办法对付哈普先生，这不是一个温柔不温柔和的问题。这是懂得什么时候使用自己的天赋自我保护，用自己全部生命的杰作赶走敌人，而不对他们造成任何严重伤害。

暂且告别这短短的几天或几个小时的假期吧！我将怀着纯朴的仁慈和正直把信给你们写完，我可以向你们父母以及孩子保证，有这样一个激烈的儿子对你们来说太糟糕，太不值得了，但我对此却无能为力。我对你们的思念很难言传。你们会为人类的语言表达创造一个机会的。蓓西，请注意已经提到的那件小事。请你们巡回演出期间每场间隔休息一番，其中的原因我此刻没有权力无所顾忌地讨论，你放弃舞台表演的时候也就是你最不能放松和休息的时候。我恳求你别着急。我恳求你等到我们在早些日子谈到的那块铁很烫手的时候再去碰它。否则，如果你在快乐的28岁放弃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不管你已经度过多少辉煌岁月，你也是在不适当的时刻毁了自己的前程。说真的，在当红的时候，命运会来那么致命的一击。在背运的时候会改变，在背时关头，往往错误频出并且代价也很高。请记住，我们装上漂亮的新炉子的那天严肃而亲密的谈话：除了在舞台上演出或在我提到干的活儿的几个小时的那段时间，请一定试试只用左鼻孔呼吸，其他时候迅速恢复到右鼻孔吸吸。开始鼻孔呼吸时先稍向后看，紧握拳头在另一胳膊窝暖一会儿，轻轻往下压，或者跟想呼吸的鼻孔相反的身体一侧着地完全躺几分钟。我再次向你们保证：在不情愿时不要强迫自己这样做，但不妨试一下，在最不舒服的时候，完全发自内心地感激上帝，创造了奇妙复杂的人体。向这位无比优秀的艺术家致以简短而充满深情的敬礼就那么难吗？难道它还没有向一个神秘地自由运动又完全不神秘地运动的人致敬更有诱惑吗？噢，我的上帝，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上帝！碰上我们第一次在厨房新设备跟前愉快地谈话的情景时，这种鼻孔呼吸之类的练习可以立刻停下来，迅速得就像在呼吸、观察、倾听和其他混帐功能上完全依赖上帝那样。可是，我们都毕竟是人，在每天并不绝望的时刻和情况下完全忽视了这种依赖。不管真心还是虚假。为了弥补这种对上帝的忽视，我们必须不再依靠我们自身令人困惑的感觉器官，但是，连它们也不属于我们，事情可笑和奇妙之处就在这里，让人困惑的感觉器官也是他的！这纯属我对这种事的偏激看法，但它绝非一时冲动。

如果接下来我的信显得有点跳跃客观，请能谅解。我是想在剩下的篇幅中多节省些笔墨，

这是我写东西中最大的弱点。假如我写得听上去过于冷静和跳跃，请记住这是我个人的习惯，而且在你们，父母和孩子都觉得冷漠和轻飘的地方我都感觉不出来，真的!

为了不让它在所剩不多的篇幅中忘了，我真的跪下请求你，蓓西，你和里兹在表演“巴姆巴里纳”时，请你完全放开你的嗓门去唱!我恳求你不要走那种安全、通俗的路子，听上去像坐在一个该死的吊床里，在舞台的中心，散发着一种迷人的田园式的超然。这种东西对于像朱丽亚·桑德森这样的人来得很舒适也很自然，她是个很让人感到舒服的演员，真的，但是你本质上是那种既诱人又烦人的人，具有极高深的弹性、动人的粗糙和诱人的激情!里兹，如果你还守信用，我也请求你点事。请在下次灌唱片时一定要努力照我说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台词或者对白讲究“Try”、“my”、“by”押韵都无关紧要而且危险!严重的危险还在后头!除非你在公开场合演唱或者围着家里的壁炉参加一场热烈而激愤的讨论时可以这样。

我保证，你的口音，一点都听不出来，极有可能除了我、布迪或者波波或者长着该死的苛刻的耳朵的人，谁都察觉不出来。请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个人是毫无希望地跟你的口音有着不解之缘了，真让人感动。但是，你的口音对那些耳朵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带着偏见去听的人什么也听不出来，总的来说，观众会觉得法语、爱尔兰语、苏格兰语、南方方言、瑞典语、意第绪语，以及其他种种口音都很容易分辨而且有自己的特色，但是精致难辩的澳大利亚口音似乎很容易讨人喜欢。——这事真让人伤心，愚蠢和势利到极点了，但在这样的录音时代你还得面对它!假如你可以没有一点忧虑和太多压力地处理它，或者感觉你正在减弱或者强化这种口音，你童年时代迷人的澳大利亚人民的口音，请在录音里过滤掉你的口音，即便我们，你的亲人们，喜欢到极点!你生我的气了吗?请别生我的气。在这样大的事情上我真正唯一的私利就是你自己深深的折磨人的追求尽善尽美的欲望。算是道歉，我还是慢慢从这种鲁莽的话题调开吧，我爱你，老伙计。

下面这些比较欢快的内容是写给双胞胎和波波的。不过，请波波自己读，父母一点都不要帮助，她完全有能力!只要她想尝试，那个美妙的黑眼睛女孩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波波，要练习写完整的语句!我对拼写字母本身一点都不感兴趣!不要寻找方便的借口!我求你，你这么小，不要耍猾拒绝!别把它再往我们脸上扔了，说马提尼·布兰迪或者洛塔·戴维拉或者其他任何你认识的四岁孩子并没有要求能流利地读和写。我不是他们平庸的哥哥，我是你的平庸的哥哥。有几次，我郑重告诉你，你天生是个很优秀的阅读者，跟我和布迪完全一样。如果你不是，我很乐意完全解脱地把我的平庸献给风!对一个优秀的阅读者来说，早早动笔和动眼睛同样很有必要。从眼下着手，想想随便寄张明信片，你了不起的暂时流放在外的哥哥和我本人会高兴得要命。你不知是否早知道我们多么钦佩你的书法和出人意料的选词水平!在卡上只要用你平常的方式写上几个字然后投进大厅的信箱或者把它交给你满意的服务小姐就可以了。同时，我亲爱的宝贝令人难忘的比特丝·格拉斯小姐，请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在自己的仪表和礼仪方面多下些功夫。我不见得更关心你在公开场所的举止，而是更注意你完全一个人呆在一间屋里时的表现，当你随便看看一面孤独的镜子，请让它照出一个既具有惊人机智又有一双闪亮的黑眼睛的女孩!

沃尔特，蓓西把你的信转给了我们，虽然从头到尾全是废话，接到这封信我们真很高兴。在我们这么稚嫩的年龄，我们都太他妈的容易逃避了。三岁的年龄可不能成为不干我们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在出租车里提到的那些简单的活儿的该死的借口。很多年来我对那些毫无价值的研究报告和关于三岁年纪的行为的陈规俗习好笑得要死!说到底，你自己也许更有可能对这些

满是偏见的报告痛快地大笑一通而不会笑我碰到的其他任何人!假如做起来真像报告所说的太他妈的难,那么至少可以一直穿着你的轻便鞋,吃饭的时候把双脚放在桌子底下,或者在你住的不管什么宾馆的房间或者大厅里去散步,但是,但每天至少要把它们在你们迷人的脚下穿上两个小时。

韦克,同样要求你这样,也许太卑鄙和残忍,可以在这样的热天去变戏法!如果变戏法太热的话,至少带些你喜欢的变戏法的道具,带些大小合适,在闷热的天气里你大致可以放在衣兜里的东西。如果你们这些无比出色的孩子们想在一夜之间决定,放弃你们选择的事业,我知道在这方面布迪一定会由衷地感同意,但是,你们还不到做这种决定的时候。等你们做了,千万不要连续两个到两个半小时完全疏远自己所选择的职业。对你们的轻便鞋和玩具一定要像毫不讲理和满怀嫉妒的情人,甚至不能容忍它连续24小时以任何方式疏远自己。

你那了不起的哥哥和我,上帝知道,虽然有数不清的困难和困惑,但仍然在这里不断地练习。如果这是在吹牛,就让上帝用它那最简单最基本的正义来严厉地惩罚我吧,就算是吹牛也并不恶心,我只是想说,你大哥能做的一切你们两个孩子都可以做到。我告诉你们,我们自身情绪上的不稳定不亚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波波,我十分讨厌自己一个劲儿地只说一件事,弄得件那事听上去让人讨厌和丑陋。部分原因是:你的行为举止一天天越来越懂礼貌,我还这样反复唠叨与之不相符的东西,那也只是因为你太喜欢那些开心而又时髦的东西了,而且弄得经常让我和蓓西给你们读那些描写教养好、具有贵族气质、优雅的孩子和大人书,一般都是英国人,外表彬彬有礼,穿着很考究的衣服,内心跟外表所见表现的那样具有无可挑剔的高品位。噢,我的上帝,你真是好玩的孩子!你真让大哥感动!你是大哥平生所见最喜爱的人之一,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们这些人也许上帝绝不允许让想出任何东西来!这是多么多么令人幸福的一件事,我无意玷污它美丽的面容,但你也让我跟你哥一样难住了。我并没有自然的办法,只有向你保证:你长大后心里要明白,在公众场合表现时髦是很次要的,把肮脏的猪尾巴独自留在除了自己没有人看得见的房间,这样你是永远不会让人感到舒服的,那会使你在不知不觉中腐蚀掉。

我再也不想对任何人残忍了!这段时间快点结束吧!我把我们赤裸的心献给你们。

没想到我还有一叠纸,真叫人开心,同时我还高兴地意识到格里菲斯·哈默史密斯的钟表——这只钟表是布迪好意为我方便着想借的,还没有被弄坏,记的还是昨天或者那阴郁的一天的时间,但我仍然感到高兴!还有你们,我保证,我的手指已经不愿意写这么长的信,开始背叛我了,天稍一亮,只吃了一点东西我就开始写了,真让人高兴。我的上帝,我喜欢这种优美的闲散状态!这样的时刻太难遇了。

里兹,乘着这个机会,那该死的第三餐厅的号声还没爆发出来,乱嚷嚷的时刻还没到来,请允许我以两个儿子的名义向你求一件事。那样我们会非常快乐的。像我下面写的那样,我的行文看来已经非常简洁和节省,总体印象上太冷静或者冷漠,只是因为意识到我已经浪费了你太多的时间。我现在发誓再也不折磨你的神经了。

老伙计,你的巡回演出计划自从你委托给我后一天却没有离开过我的混帐身体。现在每时每刻,我把它放在我面前的床罩上仔细研究。在本月19号,你和迷人的格拉斯太太,煤屑路上的守护神和地上的面包片,还给那个聪明的恶魔,将离开也许已经红火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考特剧院去纽约,在奥尔比去签约,在布鲁克林读。上帝保佑,我们,你的儿子布迪和我,可以跟你们以及还有另外两个完全不认识的孩子有机会逛大街,走出闷热的火车、旅馆房间和这个夏

天住过的各种拥挤不堪的屋子。下面这些除了一些逗乐子的话以外，就完全是我的请求了。等你们舒服地回到漫哈顿，请顺便去一下图书馆读者联络处，向了不起的奥弗曼小姐转达我们对她的赞美和热爱。你们空闲的时候让她帮我们跟图书馆顾问处的威尔弗雷德·G·L·弗雷泽先生联系一下，以便我们也许可以让他答应提供一些友好、出于自然、同时也许有些显得轻率的服务，我们在外期间寄些任何需要的阅读材料。我很不情愿求奥弗曼小姐去做这些麻烦事，她太忙了，但她有他夏天的联系地址，我们走之前他忘了给我们，也许又故意出于好玩才这样。如果能不把奥弗曼小姐牵扯进来，我当然十分乐意了。我很不愿占用她休息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友情总是被数不清的关系网和私利破坏掉了，真是个邪恶的两难，虽然都说来好笑。但是，请你略微提醒她弗雷泽先生打算亲自给我们提供这项非常服务。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让我们大吃一惊。他说他会亲自或者让助手给我们寄来任何所需书籍，他老不在镇子，毫无疑问可以设想，一位朋友或者很可靠的亲戚会出邮寄费。这里开列一个考虑到你们和奥弗曼小姐的方便、无法再简的书目，若能按这一指南寄来，我们将感到很高兴。弗雷泽先生没有说他同意给我们寄多少本书，所以如果我从图书馆拿的书数目太多，请奥弗曼小姐凭着她那敏锐的鉴别力出面减少一些数目，大致开列如下：

《意大利语会话》，R·J·亚伯拉罕著。他是个讨人喜欢而又一丝不苟的人，我们昔日在西班牙时的老朋友。

任何不乖僻或者乖僻的论述上帝或者纯粹宗教的书，作者必须是最后一个名字的打头字母是H以后的任何一个字母。为了保险起见，请含H本身，虽然我认为我对这一部已经彻底研究过了。

任何优美、优秀、有趣或者很遗憾带有沉思色彩的诗歌，不能是我们已经很熟悉，但一定要吸引人，诗人国籍不限。我在纽约家里的抽屉中有一份很全的诗歌书籍目录，抽屉上标错了记号写着运动设施，除非你最后放开公寓不管，在最后瞬间把什么都放在冷藏室，你在信里忘了告诉我们，我也忘了在拉萨勒打来的甜美的电话的激动中忘了问你们。

又是列夫·托尔斯泰全集。这个弗雷泽先生可能觉得没什么不方便，这对奥弗曼小姐热心的妹妹同时也是个自食其力的老处女来说很不方便，奥弗曼小姐动情地喊她为“宝贝妹妹”，虽然岁月已经消除了她脸上青春的红晕。小奥弗曼小姐有一套托尔斯泰伯爵的全集，而且极有可能答应再借给我们，她知道我们对朋友送的书是极其爱惜的。再说一遍，请一点都不要无意中伤着这位敏感的女士，请不要寄《复活》或者《克莱采夫奏鸣曲》，甚或《哥萨克人》，这本杰作我专注地读过两遍，没有必要，也不想再读。别把它一块寄来，因为这本书他们根本就不上架，但我们特别想重温斯泰潘和多丽·奥伯伦斯基，上次读的时候感觉非常着迷，既善良又有意思。他们是《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主人公，男人和妻子。说真的，书中这位年轻而又好沉思的主人公非常迷人，还有他那个情人和未来的妻子，真是个很值得崇拜的孩子，他们毕竟还羽毛未丰。在这里，我们更需要一个迷人的无赖伙伴，全身心洋溢着一种直率的善良。

《加雅主祷词》，佚名著，主要喜欢那种源自英国传统的原汁原味、流畅的语言。非常美、非常微妙和鲜活。插句话，有件要紧事让波波知道一下，以免我忘了。波波，棒孩子！彻底丢掉你要我教给你的临时睡前祷告词！如果你已经对它们很入迷，就换成这个新的，它完全可以回避你用上帝这个词。如果它现在成为一个障碍。没有那项该死的法律说你必须用这个词，试试下面这个：“我是个小孩子，跟平常一样就要入睡了。上帝这个词现在成为我身旁的一根刺，也许是出于绝对信仰，被我的两个女朋友小洛塔·戴维拉和马乔里·赫茨伯格已经用习

惯了，并且是他们的保留特权，我认为他们很平庸，一开始就是个骗子。我向无名高人祷告，宁肯没有形状或混帐性质，对人产生作用或在某个时期它总是那么善良和感人地指导着我的命运，亲爱的高人，在我入睡的时候，请指导我明天干什么。在我的理解水平还不成熟的时候，我没有必要知道这些教导是什么，但是我拥有了它们，我就会高兴和感激。我暂且认为这些教导将有力，有效，能够激发人向上，而且很强烈，将会使我保持精神的宁静和空灵，就像我那偏激的大哥所说的那样。”最后再加上一句：“阿门”或者“晚上好”，它会激发你的想象，使你变得忠诚而纯朴。这就是我在火车上所能想到的全部东西，但我又__不过，你一定要觉得它比较舒服时使用!你尽管可以根据你的选择随意大胆地改动好了。如果它不合你的口味或者不明白，那么就毫不可惜地撇开它，等我回家我们可以好好地再考虑这个问题!别以为我什么都不会有失误!我的失误太多了!

现在接着随便再开些要弗雷泽先生寄的书单：

《堂·吉问德》，塞万提斯著，如果不太麻烦的，还是两卷都要。这是个天才，简单廉价的比较已不管用!我希望奥弗曼小姐亲自寄而不要让弗雷泽先生去寄，因为我担心他根本就给我们寄不来一本天才著的上面没有个人评论和混帐分析以及谢刮的书。作为对塞万提斯的感激，我宁肯以邮寄的方式收到这本上面不要有那些无用的分析和其他没必要的废话的书。

《拉加瑜珈和巴哈克提瑜珈》，灵巧方便的小开两卷本，刚好适合搁在任何一个我们这种年龄好动的普通孩子的衣兜里，印度的维文卡南达著。他是本世纪我所见过的最激动人心的天才，修养最好的伟人之一。我会永远迷恋他，直到我死，我发誓。我很愿意花十年的时间，也许更多，在科卡塔的大街上或别的什么地方，如果我能握一下他的手或者至少快乐而充满敬意地打一声招呼。他对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光比我了如指掌。还希望他不要觉得我太世俗，也是个肉欲中人!当他伟大的名字出现在我头脑中时，这种魔鬼般的念头经常萦绕在我心头，这是一种难以解释而又伤心的体验，但愿上帝在宇宙中世俗和非世俗的人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限。我不愿看到那种分裂。我自己也受不了，它会成为内心骚动的另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信号。

不管是第一次相识还是重温，下列天才作家的书也尽量找小开本的：

查尔斯·狄更斯，令人幸福的全集还是其他感人的形式都可以。我的上帝，我向你致敬，查尔斯·狄更斯!

乔治·艾略特。不过，不要她的全部。寄什么请让奥弗曼小姐或者弗雷泽先生作决定吧。因为说白了，艾略特小姐我并不十分心仪，也让奥弗曼小姐或者弗雷泽先生给我一个特别需要的机会以示正直和值得尊重，以与我这种混帐年龄相称，在收费上不要太重了。这是个很恶心的想法，算计得太清楚了，可我没办法。我很羞愧，可是我自己对待那种靠不住的忠告的无情态度很担心。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对付这种事情的既仁慈又能接受的措施。

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的作品，不要全部。请奥弗曼小姐让弗雷泽先生亲自去找。找到我已读过的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的两本书也无妨。跟艾略特小姐的情况相似，他虽然很优秀，但我不会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因此觉得这是又一次难得而又令人恶心的机会，可以救助于弗雷泽先生的个人趣味挑选。我把自己恶心的弱点和算计全暴露在我敬爱的父母和小弟弟小妹妹面前了。我意识到了，可我束手无策，而且我也没有该死的权力显得比我实际年龄坚强或年轻些，而事实上不管由谁看来都他妈的不坚强!

简·奥斯汀的全部或部分作品，除《傲慢与偏见》，我已经有了。我不想再拿什么混帐话来打搅这位出类拔萃的女天才。我不想讨论这个女孩，已经该死地伤了奥弗曼小姐的感情，可我

粗俗到竟然一点都不后悔的程度。一言一蔽之，我很想在R见到什么人，但我不会去讨论一个我觉得幽默、伟大和很有个性的女性天才，我倒是一些可行而又仁慈的想法，但也没有一丝可称赞的。

约翰·班扬。如果我写得太短或过于简练，请原谅，不过这封信我快要愉快地结束它了。同样很坦率地说，我小时候对这个人待遇不公平，觉得他也不情愿暴露出一些个人缺点，比如懒堕贪婪等等其他，包一些棘手而又折磨人的疑虑所带来的好处。我个人见过一打又一打了不起的人，在生活中非常懒堕，但仍然有一些同样很优秀的人，人们在需要时会想起他们，他们是孩子的益友，比如懒堕而乐观的赫伯·考利，他干过一件又一件低三下四的演戏的工作，都辞了。懒堕的赫伯·考利何曾在需要时背叛过他的朋友们？他的幽默和欢乐难道不是对匆匆过客的微妙支持？难道约翰·班扬认为上帝有某种混帐偏见，不乐于在审判日考虑以我偏激之见在我们人群中经常出现的这些事？这次重读约翰·班扬，我会特意给这个自然而又感人的天才以更高的认可和钦佩，但我担心他的世界观对我来说永远是一把棘丛，根据我的口味，他太他妈的苛刻了。在这里个人重读感人伟大的圣经来自很灵巧(方便)，保存一个人珍贵的健全的理智在一个雨天，伟大的耶稣基督建议如下：“因此你们很完美，甚至像你们在天堂的父那样完美。”太对了。我还看不出这没什么道理，绝对没有。但是，约翰·班扬，一个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勇士，说真的，似乎也在思考高贵的耶稣基督的话：“因此你们完美无缺，甚至像你们在天堂的父那样完美无缺！”我的天，这种照搬太不准确了！谁说过要完美无缺！完美绝对跟完美无缺是意思完全不同的词，显然为人类在多少代的利益留下了潜在的余地。我把它叫做激动人心的可以感觉到的灵活性。我的上帝，我完全欣赏留有小小余地或者该死的尽善尽美。所幸，照我那建立在完全不可靠的大脑提供的混帐信息基础之上的偏激观点看来，万事就他妈的永远永远不会有尽善尽美的时候。当仿佛是尽善尽美的时候，时间肯定会再次嘲笑人的伟大力量，而且又会重温这个问题的，如果需要的话，它会花时间提醒你，甚至连我们伟大的上帝的完美也允许存在很大混帐余地，比如饥饿，表面上看小孩、可爱的女人、勇敢坚韧男人以及数不清的其他人的非正常死亡、人类头脑所表现出的惊人的差别。但是，如果我坚持这种观点，今年夏天我一定会重读这位不朽作家约翰·班扬的作品。我快转到随机开列的书单上的下个作家吧。

瓦维克·迪品，不抱太大希望，但在中心图书馆偶尔碰到的一位好人强烈推荐。由于结果往往十分令人沮丧，我绝对而且会永远坚持不去理睬好心人和陌生人真心推荐的书，那是很冒险又不仁慈的，而结果说来十分有趣，往往是令人痛苦的。

又是勃朗特姐妹，这些令人爱不释手的姑娘们！请一定记着，布迪正在读《维勒特》，这是一本温和而感人的作品。现在快临近夏令营灯火管制的时刻，正如你们所十分清楚的，这位狂热的读者根本无法忍受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阅读中断！也许有一点还值得记住，他的情欲已经被过早地唤醒了，当你处于人生困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从情欲意义上去接触这些命运多桀的姑娘们的。以前我从来没有怀着情欲目的阅读夏洛特的，但是，回想起来，她的魅力真让人有种他妈的愉悦的惊喜感。

《中国的苜蓿植物》，波特·史密斯著，这是本古书，已经绝版，也许没有道理也让人恼火。但是，我很想在玫瑰树下把它读完，如果值得，把它推荐给你们那了不起的儿子布迪，给他一个小小的意外。你们也许想当然地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掌握了多少关于花草和植物谱系的藏而不露的丰富知识。主要是以前用他那尖端粗大的手指获得的。除非影响一生的工作，这些潜藏的知识绝对不会白废！我比他大两岁，我是他这方面热情而无知的小学生！他除了给我和格

里菲斯·哈默史密斯提供美味佳肴外，根本就没有一点力量用一点唾沫去掉土把它弄湿，不经检验和嗅一下根茎就摘下一朵无辜的花。这些花仿佛对着这个孩子哭叫，等着他再把耳朵贴上去。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书数太少了，而且一般都是英国的，充满了大量不精确、想当然的愚蠢和可悲的迷信色彩，都自吹是一流作品！让我们，他可爱的全家人，满怀希望和乐欢祝福这个了不起的中国人吧，痛快地跟这个高贵的印度人分享关于人体、人的呼吸和身体左右微妙区别这种知识的开放思想吧。作者波特·史密斯留下某种继续发展的新的希望，给肉体 and 灵魂无 limits 的主题，绝非又一个混帐、装模作样只在乎在某个领域自我陶醉的浅薄之徒，不过别让我不经漂亮体面的折磨就来惩罚这个人！

根据方便并适宜夏令营折磨人的生活情况，请寄一批下列法国人的作品，活用于练习语言或用于纯粹的娱乐，这取决于所涉及法国作家的伟大程度。请寄大量维克多·雨果、格斯塔夫·福楼拜、欧尼·德·巴尔扎克或者欧尼·巴尔扎克的作品，因为后者只在乎在某个领域自我陶醉，随便给自己加上贵族的“德”，其实完全不够资格。在这个世界上，对贵族封号的可笑欲望简直永无穷尽之日。说穿了在我看来这十分可笑。在某个愉快的雨天，当你有兴致的时候，不妨研究一番自有历史以来任何一次成功革命的内在动机，看看你能否在每个杰出改革家的内心深处，找到以一种新的聪明方式伪装着的个人对贵族的嫉妒，驱使一场追求更丰富的食物和减少贫困的欲望的竞争。我很乐于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很乐意对此以对上帝的态度。不幸的是，我还看不出对这种情况有什么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

再少寄些用来练习法文或者供消遣的葛·德·莫泊桑、安东·法兰西、马丁·里普特、尤金·苏的作品选。请奥弗曼小姐让弗雷泽先生别放进葛·台·莫泊桑的任何传记，不管失误还是有意，尤其是艾里斯·苏查德、曼伯特·库兹和伦纳德·贝兰德·沃尔克这些人写的，这些我都强忍着说不出的痛苦和悲哀读过了，不希望布迪在这样小的年纪再忍着痛苦和悲哀去读。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情欲主义者，我想，我们需要我们所能得到的任何有关情欲问题的体面而透彻的警告，但是无论你的儿子布迪还是我，一点都不想死在简直像剑一般的生殖器之下。我们非常想掌握有关情欲的知识，我是说实话。但我完全同意把葛·德·莫泊桑看作滥言情欲的一个典范，这是很诱人的。他要不滥用自己的男性器官，他也会滥用别的什么。我不相信你，莫瑟尔·德·莫泊桑！我不相信你们或者其他任何忙忙碌碌经营低级讽刺的伟大作家！我这该死的病态的意识流毫无节制地向你泛滥过来，安东·法兰西，伟大的讽刺家！我弟弟和我，以及无数普通读者，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向你走来，你却给我们脸上扇了一巴掌！如果这是你最擅长的，那么就让最简单的公正宰了你或者善良地烧毁掉你伟大的笔！

请原谅上面这一可怜的爆发，真是万分该死，怎么道歉都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我对普遍的讽刺和在脸上打巴掌的态度得承认是很苛刻的，我向你们保证，我一直都在想这事，但是取得的进步却十分不尽人意。我们还是换个不怎么绝望的题目吧，再回到书目上来。请奥弗曼小姐把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寄来给我们，作为书单上所列的最后一个法国人，请寄全集过来。布迪还没有跟这位不安、铺张的现代天才接火，但现在正在迅速接近，且不管他年龄有多小。我已经替他作了些准备，在中心图书馆找出很多出色的段落，比如从好玩的“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摘下来的，这位优秀的读者喜欢到都能背下这段话：“On-dan seur”很快，小伙子立即就把它全翻译好了，除了“Vayue”这个词，它是指海浪，而且完全被这种美迷住了！如果他年纪大到被这位出类拔萃的不朽天才的美迷住了，他就应该在自己的摸索中对那些猖獗的堕落和同性恋有充分的准备。这儿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中班。在虚伪盲目、温柔地批评这种事儿

时我看不出有什么肮脏之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再给弗雷泽先生造成印象觉得我是为布迪着想才给他送普鲁斯特的书。这里潜藏着很多危险!考虑到布迪这么小，弗雷泽先生绝对不会拿这种东西在随便聊天中用来取悦他的朋友们，不会在聊天中对充当注意中心有如此强烈的激情。我向你们保证，这种事情会在不知不觉中对你们产生邪恶的影响，在危险、无情的公共场所，完全破坏我们作为温顺、守规矩的孩子们在行为举止方面的个人隐秘的教养。本质是出于好意助人并且受过广泛教育的弗雷泽先生仍然是个松嘴巴，请绝对相信。在这里虚荣心倒在其次。早年时丧失个性起着很大作用。这个有思想、博览群书的人在把一个独立的小孩当作谈资这方面是很无耻的。令人悲哀而毫不仁慈的原因是，在生活中不努力奋斗揭示他的命运和无限的责任的好人，他们满足于寄生的职业，完全依靠别人为生。弗雷泽先生，这个该死的好人从一开始就常常让我怜悯，但是我绝对愿意让他使用我的弟弟以及其他任何有前途的年龄小得惊人的秘密天才，来充当为弗雷泽先生的鱼肉。除非这种废话带来巨大得伤害!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尽可能人道的前提下，让这个小孩保持宝贵的无形无影的神圣的普通人状态吧!

再随便列些书目。

阿瑟·柯南·道尔先生的全部作品，绝对要全，跟舍乐克·福尔摩斯完全无关的任何书除外，比如《白色伙伴》。噢，这就是我告诉你们最近有一天发生的跟这个有关的一件事时有种精神欢快和愉悦的原因。在游泳活动期间我脑子里没有一丝念头，只是伤感地想起在中心图书馆借伟大的歌德的作品全集时对康斯坦布尔小姐产生的愉快的激情。为了在这一极度安静的时刻，忽然闪现出一个念头，我的眉毛无情地竖了起来!我一下子醒悟了，一点都不用怀疑，我喜欢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但不喜欢伟大的歌德!当我漫无目标地在水里游来游去时，心里就像水晶一般清楚，在我内心我绝不喜歡歌德，毫无疑问喜欢柯南·道尔爵士，由此喜欢他的作品!我从来没有在水中得到过如此清晰的顿悟。我敢说，我将永远不会因为感激一个瞬息即逝的真理片断而被淹死，想想在一个惊人的瞬间，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每个男人，每个女人过了那个年龄比如说，二十一岁或者三十岁，都不应该首先经过咨询这个世界上他所热爱的不管死去的还是还活着的人员名单就去从事一件重要或者关键的事。我恳求你们记住，他没有任何权利把那些他只是因为钦佩到失去理智的人纳入这个名单!如果这个人或者这个人的贡献没有激发起他的爱、无法解释的幸福感或者持久的热情，那么就必须无情地把这个人从名单上砍掉!这种人也许你可以把他纳入别的名册。这个名册我们可以假设也是一个很舒心的名单，但我心目中的这份名单只收爱的人。我的上帝，对于个人或者任何朋友、熟人来说，在随意或者热烈的谈话中，这也许可以当作是最精致、最好的对付欺骗、谎言的指南。我在空闲时间已经开列了很多这样的名单，作为个人参考用，收进了这个地球上形形色色的人。它作为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典型，可以指引你，我想你们一定也会非常喜欢的，你们会漫不经心地问是我名单中唯一的歌手是谁，他的声音既体现维克多拉牌录音机中又体现在个人亲自表演中?恩诺克·卡索吗?我很怀疑。除了家人，谁的声音也从未感动过我]，真的。这唯一的歌手，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我爱他唱歌的声音，这里没有一点撒慌的恐惧，或者极其聪明地自我欺骗，他是我出色的朋友巴布勒斯先生，在巴克与巴布勒斯表演组的，他在你们克兰夫的隔壁化妆室里只是对自己轻轻地哼唱!这不是蔑视伊诺克·卡索或者阿·乔尔森，事实无情地就是事实!我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假如你自己列一个这种名单，你也同样为难。就我自己而言，我真心告诉你，我回纽约后会须臾不离开我名单上列的人，除了去起居室或者卫生间这么一点短短的路程外。

我不知道，它最终会把我引向何方，我可以任意向你们坦白，不过，如果它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谎言，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它所能发挥的最糟的作用就是表明我是个傻瓜孩子，说穿了没有一点不良嗜好，但感谢上帝，情况也许并非完全如此。

一并迅速寄上任何一本关于这场世界大战的大胆的书，绝对要全面，最好不是虚荣或者多愁善感的老手或者热情但思想和能力稍弱的新闻记者写的。我特别喜欢不含漂亮图片的东西。能找到高版本越早，采用图片的可能性越小。

请给我寄些下列选择过的坏书，不妨另外打个方便的包裹，这样它们也许可以避免污染那些天才的男女作家或者感人而谦虚的学者的作品：《亚历山大》阿尔夫德·伊多纳著。《创始与思考》西奥·阿克顿·博尔姆著。千万不要发动你们自己或者我在图书馆的好朋友们，请你们尽量把这些书在方便的时候尽早邮来。这些都是毫无价值而且无聊的书，我希望布迪在明年第一次入学前就已读过。不要匆忙忽视这些无聊的书！用最快捷的方式，要避免像布迪这样一个年轻而且绝对有实力的孩子对这个世界每天的愚蠢行为视而不见，最快捷的也是最持久而折磨人的办法就是送他一本出色、无聊、淫秽的书。到时有人会默默地，既不悲哀也不愤怒地交给一本放在银盘中的毫无价值的书说：“给你，年轻人，这是两本既深奥又出奇地客观，同时又极其坏的书。都是优秀的伪学者，谦卑、喜欢钻研、又有个人理想的人写的。我本人已经在感到害臊和愤怒的折磨中读完了。不说别的了，我送你两个绝对诅咒肆意猖獗、不启迪天赋也没有深刻人文精神的光滑的教育和理性的两个范本。”我不会给这个年轻人多说一句话。你们也许一定觉得这听上去又苛刻了。否认这点是很愚蠢和好笑的，的确很苛刻。话说回来，你们也许不知道这些人的危险。让我简单地审视一下他们以净化一下空气，先从阿尔夫德·伊多纳开始。他是英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他用一种轻松易懂的风格写出亚历山大的这本传记，他经常向妻子咨询，她也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也请教他那条迷人的狗亚历山大，以及他的前任老海德教授，他靠吃亚历山大大帝生活了很多年。他们完全是在业余时间赚亚历山大大帝的钱来生活，显然不是获取名声和权威。即便如此，阿尔夫德在他那该死的作品中把亚历山大大帝处理成简直像一只迷人的狗。我个人对亚历山大大帝并不着迷，也不诅咒这个军事家，可是阿尔夫德怎么胆敢写完这本书时，给你种微妙而不公平的印象，似乎他阿尔夫德·伊多纳实质上比亚历山大大帝还高明，这完全是因为他和他那也许同样是条狗的老婆有很舒适的条件来压榨和赚亚历山大大帝的钱！他甚至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存在一点都不感激，也正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存在他阿尔夫德才有这个特权悠闲而骇人地吸干他。我甚至都不想举这个虚伪的学人来说明问题，因为他本人压根就不喜欢英雄和英雄主义，甚至有一章写到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两人能力相当，想来证明英雄们为了统治这个世界多么有害，流血多么无意义。这个格言倒是在我心中引起强烈共鸣，讲得很坦率，但有两个东西必需在这一可爱而平庸的章节中写到。说真的这还是值得花点时间随便谈谈的。我请求你们耐心一些，对我的爱更盲目一些，直到我说完！这是第三个必要条件。

1☐你完全可以大胆地讨厌英雄和英雄主义，假如你自己具备英雄气概。如果你不具备，你也还可以高尚地参与讨论，但是切切留心 and 保持理智，刻意吃力地打开你们身体中的每一盏灯。也许得付出双倍的热情祈求上帝，无论如何别轻易走偏了。

2☐你头脑中必须建立一个快捷的理性处理模式。你没有这种思维模式，什么事都会看不到本质。但是在涉及到英雄和英雄主义这种问题时，还得用你自己的眼睛来判断，头脑只是一个迷人、讨人喜欢、分析的辅助手段，它没有一套可靠的办法理解整个历史，或者英雄以及非

英雄人物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现在该到动用一个人心灵和良知的时候了。

3[?]阿尔夫德放肆地说，亚历山大大帝小时候的私人教师是亚士多德。在一些正规场合，阿尔夫德不止一次迫不急待地责备亚里士多德没有教好亚历山大，没有把他变成为一个伟人！在任何一本我读过研究这一有趣问题的书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亚里士多德甚至曾经请亚历山大只接受伟人的外衣而拒绝拥有任何伟人的实质，这简直是狗屁话，请原谅我这样说。

我很愿意这个该死的话题就此打住。现在我的神经都疼了。我也没有时间去读西奥·阿克顿·博尔姆那可疑、极端危险、平庸、冷冰冰的文献了。但是，再说一遍，如果让布迪上学，开始踏上漫长而又极其复杂的正规教育之路，看到他把这些危险、自负、极端平庸的书都读完，我可能会疯了。

开个玩笑，请快快给我寄些关于人体旋转方面的书。你们也许会想得起来，怀着对我不朽、可笑的怜悯，你们的孩子至少有三个，在完全互不通气没有任何人教的情况下，养成了一种以惊人的速度旋转身体的良好习惯。做完这种可惜是小花招的旋转动作以后，无论如何，旋转者往往——虽然不是永远，能够在一些小问题上迅速做出判断或者提出精彩答案。说真的，这种练习在图书馆碰到的几次小事上管用，但没有大用，它能让你看到裸眼看不到的地方。当然，现在，我发现世界上许多地方一些人通过这种练习取得成功，在某种微不足道的意义上甚至包括沙克斯。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奥瑟斯的圣·弗兰西斯，一个很奇妙的人，有一回当他们正在一个关键的交叉路口犹豫不决走哪个方向时，让一个和尚做了个小小的旋转来决定。说真的，这里你会对特鲁巴多有种微妙的影响，但我绝不相信这种练习只局限于这个地球一角。而我很快就会在今后放弃这种练习，我还是多关心有关责任方面的事。其实，在这种问题上，不应该排斥各种信息，其他孩子由于个人的原因也许更喜欢做这种练习，直到成熟，不过我对此很怀疑。

接着我们最后仁慈地总结这个单子吧，我很感激阅读任何有关隐忍的程氏兄弟或其他任何人用英文写的东西，他们有着过人的智慧和惊人的理想，在两个无比优秀的天才老子和庄子之后，更不要提释加牟尼，甚幸在中国还能写出任何宗教方面的书！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批评奥弗曼小姐和弗雷泽先生时那么地讲究策略，因为我已经好几次砸破了坚冰，但有微妙的提醒是完全必要的！奥弗曼小姐和弗雷泽先生对上帝或者宇宙本质上的混乱这种问题从没有觉得痛苦过，因此他们对我这种嗜好也就很宽容。感谢上帝，他们的关心可不是用心不良或者毫无人情。那位了不起的埃德加·森普尔告诉弗雷泽先生，我有成为优秀美国诗人的成功因素。说穿了，这一点不假。他们不管谁都挺害怕，我对上帝这么崇拜，如此直率和不成样子，会破坏我的诗歌创作计划，这倒是有些道理。从一开始就值得冒些险，虽然我会一败涂地，让我所有的朋友们和喜爱的人失望。还有一种可能性，当我把这事向大家公开后，很有可能我会哭。说真的如果他很清楚，这是一场激动人心又好玩的赌注，他现在的每一天，一个人永恒的责任之所在都将很具体很实在。我感到可惜而又暗暗发笑的是，在这种事情上我的顿悟可笑得帮不上一忙。由于还有一种微弱的可能性，即人们敬爱的无形的上帝，会出乎意料地下一道管用的命令，比如说：“西摩·格拉斯，我年轻愚蠢的孩子，这样做。”或者说：“西摩·格拉斯，我年轻愚蠢的孩子，那样做。”我对这种可能性毫无准备。说真的，这太夸张了。当我随意、甜蜜地沉思这件事时，我倒是对这种可能性满有准备的：但我又绝对永远厌恶这种事，从我灵魂的根本上！说得尖刻些，要从无形无物而又被人们化装成一个有着漂亮胡子的上帝那里得到这种个人的指示简直太恶心了。让上帝特别垂青于另一个人，把一切恩惠都高兴地施加给他吧，这

听上去很刺耳。不过我年轻又容易冲动，对致命的偏袒深有体会，我无法忍受看到这种事。让上帝要么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慈爱地发出他感人的指示，要么给我们谁也不要发!如果你有兴趣读这封信，亲爱的上帝，请相信，我对自己说的话是负责的!也不要给我的命运撒一粒甜蜜的糖!不要拿你感人的主观指令来偏爱于我，也别让我加入任何不向大众开放的精英组织。我热切地想起，我完全有资格去爱你那出色而高贵的儿子耶稣基督，根据大家都接受的说法，在他一生，你没有特别地施恩于他或者赋予他全权委托状!请给我一个暗示，你给了他全权委托状，那么我就会遗憾地把他从我毫无保留地敬仰的无足轻重的人员名单中抹去，即使他创下那么丰富的奇迹，虽然这些奇迹总的来说也许必不可少，照我不成熟的看法，对利昂·森德海姆和米基·沃特这些讨人喜欢的无神论者来说，也是一块令人恶心的绊脚石，仍然让人怀疑，前者是A宾馆一个开电梯的，后者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流浪者。说真的，我开始掉下廉价的泪水了，没有其他体面的办法。你们觉得这很可笑和好玩吧，你们的格丽丝，让我仍然用我自己的混帐方法，比如心灵和头脑贯神贯注保持专注吧。我的上帝啊，你真是个很难琢磨的人，谢谢上帝!我比任何时候都喜欢你!你永远想着我那混帐事业吧!

我痛快地休息了一会儿，亲爱的里兹和蓓西以及其他可爱的上述抨击的牺牲品们。在空空荡荡的营房对面，透过汤姆·兰特恩幸福的床铺上方的窗户，午后的阳光照耀着，令人激动，它在我头脑中留下的不仅仅是让人激动的闪耀。不管是否有充分道理，有时不去接受永远闪耀的幸福是很傻的。

我又要继续愉快地开列刚才被打断的书目了。

请寄些有关多彩而贪婪的美第奇的东西来，或者任何关于这位了不起的超验主义者的东西，就在我们家的后院。同时寄些法文版和以及科顿先生译的蒙田散文，书页最好不要有铅笔批注的痕迹，这是一个迷人、清澈、舒服的法国人!让我们向所有那些才华横溢、迷人的小伙子脱帽致敬吧。我的上帝，他们真是太罕见和了不起了!

请寄些任何有趣的关于前希腊人类文明的书籍，人类文明方面内容的书单在我以前的一件雨衣口袋里，肩上有一道不幸的划痕，这件雨衣沃尔特喜欢在大家面前穿着逗笑。

下面这些极其重要。请寄些任何我没有读过的关于论述人类心脏结构方面的书。有一张很简单的书单，一直搁在我衣柜的顶层抽屉里，要么在我的手绢下面，要么在布迪的枪旁边。心脏的精确图谱人们总是很喜欢，就像任何一个跟人体中这一最无可比拟的器官大致相似的东西人们看了都很喜欢一样。但是说到底，图谱本身并不能显示本质，它完全掩盖了纯粹的生理特征，把最无法描画和最精华的部分都省掉了!不幸的是，也让人沮丧的是，最精华的部分只有在一个人的光真正开了，在这一奇异、激动人心、出其不意的瞬间才会被看到。如果没有绘画天赋——这个我是一点都没有，你是很难跟一个自己亲密风趣的熟人共享这一景观的。这真叫人无可奈何!这一在人体中占有无可比拟的地位的伟大的器官的样子，每个人都应该看得到，而不能光叫一些还不够格的年轻小子欣赏。

方便的话，有关裸眼可见或者看不见的身体组织方面的书，请随便寄一本来，只要研究拼肌组织的。可能很不好找，或者几乎不可能找到，所以请不要让奥弗罗小姐或者弗雷泽先生太紧张。不过，最后能找到研究这一有趣课题的书，要知道，这种书目前这里很急需，特别是研究拼肌关节在人体断骨愈合期间发挥作用的书籍。它的智慧是很出色和激动人心的，它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去发挥作用，什么时候停止，不需要伤者大脑有意的帮助。这项了不起的能力被混帐地归结到自然母亲名下。由于种种原因，我已有很多年讨厌听到她的混帐名字。

在难忘的今年元月份，我跟一个漂亮的斯洛伐克女人闲聊，有种莫可名状的快感，持续了甜美的一刻钟。她穿着阴郁而昂贵的衣服，但那有趣而动人的手指甲却脏乎乎的。那是在中心图书馆，是在霍诺拉伯·本弗德给我回信一个多月之后，因此我才有可能迅速地、可笑地去了一趟那里。她声称是一个年轻外交官的母亲，对此倒可以令人放心有一些真实成份，然后她就很自如地谈起她喜欢的诗人奥塔卡·布赖泽纳来，他是个捷克人。她鼓励我读读他的诗。我想也许弗雷泽先生能替我找到他的作品的英文译本。这可能性极大，因为这位令人惊讶的女人，虽然很神经质，很不协调，但有一种奇妙的孤独的光芒！布赖泽纳先生在这里有了一位出色的崇拜者！上帝保佑那些衣着华贵而独特，同时指甲脏乎乎的女人，她们那指甲可以跟天才的外国诗人相比美，同时又以一种忧郁之美，装点着图书馆！我的上帝，这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嘲笑的！

最后，而且绝对是最后，请你们让奥特曼小姐叫亨特太太，如果方便的话，也许可以在电话上联系，找一下1842年1月份的《杜布林大学学报》，1866年1月份的《绅士》杂志，1866年9月份的《不列颠北方评论》，因为所有这些有年头的杂志上都登着我一个要好朋友的文章，纯粹是通信认识的朋友，坦率地说是在我前世认识的，威廉·布朗·哈密尔顿爵士！我根本做不到这点，完全是一桩伪装的幸福。但是事隔这么久远我还能看得见他那友好、孤独、和谒、久久不消失的脸，但是，千万别向奥弗曼小姐提到任何这种私人关系的事，我求求你们！她对这种事情的本能反感是很自然的，在我他妈的愚蠢和没脑子到说出这种前世话题的罕见时刻，她一定会吃惊和失望得大退一步的，我不想涉及细节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很遗憾，这种话题在随便的社交谈话中极其让人扫兴。虽然奥弗曼小姐一般不会利用我们，你们的儿子布迪和我，作为混帐话题来取悦她的朋友们或者亲戚，她是个很高尚的小姐，会照顾别人的感情和混帐处境。她绝对不会从弗雷泽先生或者别的衣冠楚楚、温温尔雅、长着一头白发的杰出绅士那儿，特意或者不经意地收集新奇事。这些人是她永恒的弱点，如果他们友好些而且对她有吸引力，或者在谈话时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开点玩笑，她会很容易喜欢上他们。这是一个温柔好笑的缺点，但陷进去后代价很大。请让她只是在电话里问一下亨特太太，看看刚才提到的那些杂志在不太麻烦的情况下能否找到，不要说为什么，也许同时也可以很漫不经心地请奥弗曼小姐给我们寄些她最近喜欢的好看的材料。这很恶心，但她在阅读好看东西方面的趣味往往也倾向于消遣，所以我很后悔向你们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我完全相信你们在这种事情以及其他所有事情上的鉴别力，亲爱的蓓西。如果你在收拾时无意把姆·姆林斯夫妇的作品，也许是几本《变化》装进一只方便的信封里，我们也将很感激。天呐，我在你们的生活中简直是块顽石，那么无趣和琐细！我不知什么时候养成不在乎自己这可恶的要这要那的性格雷的。还有，完全是顺便，我认为我应该提醒你们提醒奥弗曼小姐，要这么多书弗雷泽先生可能会很生气并且十分为难，虽然他本人不会提出一个我们在外期间他想寄我们书的数目。请让奥弗曼小姐说服他，我们两个会每天以最越来越不可思议的速度阅读的，会马上归还值钱的书，这里返回的速度没问题，我们可以邮寄。我担心，困难会很大。弗雷泽先生其实是个很宽宏的好人，对我可恶的性格特点有着高度的宽容心，但当他如此宽宏地对待这些特点时，他的宽容大度也有个小小的保留，因为他想看到感激的接受人的脸，这完全是人之常情，不要指望或者徒然地渴望它会一夜之间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但请注意，照我个人的可笑看法，如果弗雷泽先生给我们只寄书单上的两三本书的话，我们就太幸运了！噢，上帝，这样的想法太混帐太好玩了！

猜猜谁脸上带着宽宏的微笑走进营房了？你们的儿子布迪！又名W[?]G格拉斯，一流的作家！

他是个多么出色的孩子啊!他一定在这高产的一天写出一篇作品了!上帝让你们都在这里就好了，亲自看看他那张迷人、略微晒黑的脸，无论怎么说，亲爱的蓓西和里兹，你们为我们这夏日的欢乐付出很了昂贵的代价。噢，revoir!布迪跟我一样衷心地希望你们永远健康快乐，与我们同在。我们还祝愿：

你们可爱的儿子和兄弟，

西摩和W G格拉斯

在精神、血缘、共同的内心最深处永远不分离。

在我不情愿就要匆匆结束这封信的时候，在我高兴地看到你们优秀的儿子在消失七个半小时后冲进营房的时候，我危险地忽略了最后一小段要求。刚才已经提到，弗雷泽先生收到这个书目后会很沮丧，这种可能性相当大，绝对不情愿马上给我们提供服务。不过，我这种想法对他完全不公平，还有一线希望是，对此我也完全没底，我可以请奥弗曼小姐提醒他，绝对将在半年内不再借书了!等夏日辉煌的目标实现后，在这令人难忘的下半年我们将投入全部精力来研究工具书。在最关键的时候，以后我们甚至会连诗歌都不读。这意味着弗雷泽先生将有六个月舒服时间，在戈瑟姆任何公共图书馆，没有这机会——这绝对是麻烦而不是一种奖励，看到我们年轻而充满生气的脸。谁听了这种惊人的也许是从来有过的例外不会舒一口!与刚才提到的6个月有关，我冒昧请求你们，我们敬爱的父母，弟弟和妹妹，代为我们做一个轻松真诚的祈铸。在关键时刻就要到来的关头，我非常希望那些最不自然、矫揉造作的大话，以及令人作呕，别扭的言词全都从我们年轻的身体象飞蚊一样消失。这是完全值得付出努力的，我将来的句子结构一定会更加优美和谐。

请不要再惹我烦了，蓓西，而且，关于在这么不同寻常的青春年华谢影这问题我绝对不再说什么了。我再次恳求你别再做任何不合时宜的事儿了。至少等一等，耐心地等一等，到十月再说，那时候就瞅个退的机会吧。到了十月可以清清爽爽地扬帆而进。再者，以免忘记，布迪请求你一定给他寄些大稿纸，千万不要带线，他准备用它来写小说。千万不要给他寄任何带线稿纸，像我今天写这封愉快的书信时用的这种，因为他讨厌线。还有，虽然我没有坦率地跟他谈过这事，我想他会很高兴，请你给他寄个中等的玩具兔子，那只大的那天早上行李工在火车上整理床铺时丢了。但是，请一定在以后的信里不要提这件事，把小兔子慢慢地放在一只方便的包裹里，也许一只空鞋盒之类的，寄过来。我知道你可以不理睬这个以及其他任何事情，随你自己看着办，蓓西，我的上帝，你是多么可爱、多么让人钦佩!另外，不要给他寄任何写小说用的带线稿纸，也绝对不要寄任何脆质稿纸，比如像蒜皮那样的东西，因为他完全可能随手把这种东西丢进营房外的垃圾箱里处理掉。说实话，这很浪费，但是如果你不让我采用某种温和的方式来管这种事，我倒是很欣赏这种做法。不知该不该说，我对有的浪费并不觉得恼火，有些浪费让我激动得会要了命。另外有必要知道，正是这孩子病态的对书写工具的迷恋，使他能够满怀敬意与幸福地从这个充满泪与笑、温馨的人情、感动和正义的迷人溪谷获得彻底的解脱。

另外再献上七号营房两个热爱你们的影子般的讨厌鬼五万个吻。

最衷心的